孟子會意

【卷下】

蘇俊源 編著

自序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稱四書　學庸論語等會意已經撰述
如今只剩孟子會意再造著　四書會意已全但願能反顧

儒家學術至聖孔子開先鋒，亞聖孟子接續發揚光大，如今在學術上發光發熱，讓儒家文化能在中國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同時也在世界文學上嶄露頭角，不但影響中國文化，同時也影響了世界文化，讓娑婆人間又多出一盞明燈，指引世人的心靈，走向光明的大道。

這兩千多年來，從春秋戰國的時代，以至於今日後代的炎黃子孫，無論何時何地，都深深受到儒家思想的薰陶，古今的政治文

化，甚至於宗教，儒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國歷朝帝王，以儒家思想治國者，不乏其人，不缺其事。尤以宋太祖的宰相趙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可謂古今名言，也展現儒家學術內容的豐富與重要性。

儒本稱家，後有以儒稱教者，可見儒學又有教化人心的功能。《大學》中首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談了修行的主旨；《中庸》中首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談了修行的精要；《論語》二十篇，將孔子的修身治世的理想，表露無遺；《孟子》七篇，將孔子的儒風發揚得淋漓盡致。《孟子》一書，以人名為書名，從書中的內容，更可直接說明孟子，其人其事其理其德，對於後代的論理治事，給後人傳下了寶貴的文化資產。

《孟子會意》的完成，敝社已經完成《四書》以「會意」的方式，全部出書。本書的內容頗多，分成兩冊發行，內容的編排，以原文在上，白話文在下，相互對照，並將較難字句加註，以便於閱讀，但願能對讀友有所幫助。這一系列書籍能順利出版，除了感謝韋憲前賢撥冗精心校對之外，更感激十方大德共襄盛舉，出錢出力，才能順利付梓。後學除了感謝之外，還懇請先進大德多加指教。

後學　蘇俊源　敬序

於西元二〇一五年五月三日（104、03、15）新北中和勤學齋

目錄

自序 …… 2

卷上

梁惠王上 …… 6
梁惠王下 …… 47
公孫丑上 …… 94
公孫丑下 …… 133
滕文公上 …… 168
滕文公下 …… 203

卷下

離婁上 …… 240
離婁下 …… 274
萬章上 …… 306
萬章下 …… 342
告子上 …… 376
告子下 …… 410
盡心上 …… 447
盡心下 …… 481

卷下──離婁上

01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註】一、離婁：黃帝時代的人，目力很強，能於百步之外看到秋毫之末。

二、公輸子：魯定公時著名的巧匠，比孔子年紀小，比墨子大。

三、師曠：春秋時晉國的樂師。

四、六律：我國古代音律分六陰呂、六陽律。六律指陽律六音，分別為太簇、姑

孟子說：「離婁的眼力明亮，公輸般的技巧高明，如果不靠圓規和方矩，不能畫成方和圓；師曠耳力聰敏，如果不依六律，不能調正五音；堯舜之道雖好，如果不憑藉仁政，也不能使天下太平。

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

五、五音：我國古代音階的名稱，即宮、商、角、徵、羽。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如今有些諸侯，雖然有仁慈的心腸，仁愛的聲譽，然而人民感受不到他們的恩澤，不能為後世所效法的原因，就是不實行古代聖王的仁政。所以說：『只有善心不能夠治好政事，只有法度不能夠自動運行。』《詩經・大雅・假樂篇》說：『不可有過失，不可有疏漏，一切遵循先王的典章。』遵循先王的典章而犯錯誤的，從來沒有過。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聖人既然已竭盡了眼力，接著又以規矩和準繩，來制作方圓和平直的東西，這些東西就用不完了；既然已經竭盡耳力，接著又以六律，來調正五音，這些音階也就運用無窮了；既然已經竭盡了心思，接著又推行不忍心他人受苦的仁政，這仁慈可以覆蓋天下了。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

所以說：『建造高臺必須憑藉丘陵，挖掘深池必須憑藉沼澤。』從事政治不憑藉先代聖王的仁道，能

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說是明智嗎？因此具有仁德的人，才適合處在統治的高位。沒有仁德的人處在統治的高位，就會散播其罪惡在民眾身上。在上位者沒有道德準則，在下位者不守法令制度；朝廷不相信道義，工匠不相信尺度；官吏觸犯道義，百姓觸犯刑法，國家還能生存的，那是僥倖。

所以說：『城牆不堅固，兵器甲冑不夠多，不是國家的災難；田野還沒開闢，財貨不夠集中，不是國家的禍害。在上位不講禮，在下位不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教化，亂民到處活動，國家要滅亡就快了。』

《詩經・大雅・板篇》說：『上天正在震動，不要這樣多話。』泄泄，猶如沓沓鬆散的樣子。服侍君王不講道義，進退出入不守禮儀，說話就非難先王的大道，這就是態度鬆散。所以說：『要求君王克服困難就是恭，陳述美善的道理，而抑制邪惡的道理就是敬，認為自己的君王不能行善就是賊。』」

02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孟子說：「規和矩，是造方和圓的最好極則；聖人，是處理人倫最好的極則。要當君王，就要克盡君王之道；要當臣子，就要克盡臣子之道，這兩者都能效法堯舜就可以了。」

不用舜來服侍堯的方法，來服侍君王，就是不尊敬他的君王；不用堯統治百姓的方法，來統治百姓，就是殘害百姓。孔子說：『統治的方法有兩種，就是仁和不仁而已。』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暴虐百姓嚴重的，就是自身被殺，國家滅亡；不嚴重的，就是身陷危險，國力削弱，死了之後，人們給他謚稱『幽』和『厲』，即使有孝子賢孫，經過百世也不能改掉他的壞名聲。《詩經・大雅・蕩篇》說：『殷商的借鏡並不遙遠，也出現在夏桀的時代。』就是這個意思。」

03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孟子說：「夏商周三代能得到天下，是因推行仁政；三代失去天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下，是因為不行仁政。國家之所以衰敗、興盛、生存、滅亡，也都是這個道理。天子如果不推行仁道，就不能保有天下；諸侯如果不推行仁道，就不能保有國家；卿大夫如果不推行仁道，就不能保有祖廟；士人和百姓如果不推行仁道，就不能保護自己的身體。現在討厭死亡，卻不喜歡行仁道，就有如討厭醉酒，卻又使勁喝酒。」

04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說：「愛他人，他人卻不親近自己，反過來反省自己，是否做到仁慈；治理他人，卻不能治理好，反過來檢討自己是否明智；禮敬他人，卻不能得到善應，反過來檢討自己是否恭敬。凡是行為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都要反過來檢討自己，自己能端正，天下人就會歸附他。《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永遠配合上天的命令，自我尋求以獲得更多的福報。』」

05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說：「古人有句老話，都說：『天下國家。』天下的基本在國，國的基本在家，家的基本在個人。」

06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註】一、巨室：廣大的家族。

孟子說：「從事政治不是很困難，只要不得罪那些賢明的卿大夫等大家族。因為他們所仰慕的，一國人都會仰慕；一國人會仰慕的，天下人都會仰慕。所以道德的教化，就會浩浩蕩蕩洋溢著四海。」

07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於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孟子說：「天下有道的時候，小德的人被大德的人所役使，小賢的人被大賢的人所役使；天下無道的時候，力量小的被力量大的所役使，力量弱的被力量強的所役使。這兩種情況，都是天意。順從天意的可生存，違逆天意的必滅亡。

齊景公說：『既不能發號施令，又不願意服從命令，那就是死路一條了。』於是流著眼淚，把女兒嫁到吳國。如今小國以大國為師，然而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

【註】一、涕出而女於吳：出自《說苑・權謀篇》記載。齊景公懼怕吳王闔廬伐齊，不得已將女兒嫁給他。送別女兒時，哭著說：「余死不見汝矣。」又說：「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

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又恥於服從命令，這有如學生恥於服從老師的命令一樣。如果以此為恥辱，不如師從周文王。

如果師從文王，大國只要五年，小國只要七年，一定能夠統治天下。《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殷商的子孫，其數目不下十萬。上帝已經降命，於是臣服於周。諸侯臣服於周，天命並不是固定的；商臣

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雖是漂亮聰敏，也要去鎬京以酒漿助祭。』

孔子說：「仁道不在乎人多勢眾的。」只要國君喜好仁道，就可以天下無敵了。如今有君王想要天下無敵，然而不依靠仁道，這有如解除炎熱，卻不要洗浴是一樣的。《詩經‧大雅‧柔桑篇》說：『誰能夠解除炎熱，卻不必洗浴的呢？』」

08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孟子說：「不仁慈的人，可以跟他談論仁道嗎？他人有危險，卻安然不動，他人遭受災難，卻趁火打劫，對於他人的傷亡幸災樂禍。不仁慈的人，如果可以跟他談論仁道，那怎會有亡國敗家的事情呢？

有個小孩子唱說：『碧綠的河水很清澈呀，可以洗滌我的帽纓；碧綠的河水變濁時，可洗滌我的雙腳。』孔子說：『學生們聽著，水清可洗滌帽纓，水濁可洗滌雙腳，

這都取決於水的本身啊！』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人一定是有自取其辱的原因，然後才受到他人的侮辱；家一定有自毀的原因，然後才會有他人的攻伐；國家必定自己內亂，然後他人才會攻伐。《尚書・太甲篇》說：『天所降的災禍，還可躲避；自己招來的禍害，那就活不了了。』就是這個意思。」

09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孟子說：「夏桀、商紂會失去天下，是因失去人民的支持。失去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人民的支持，就是失去民心。要獲得天下有方法，必要獲得人民的支持，就可以得到天下；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有方法，能得到民心的擁護，就能得到人民；要獲得民心有方法，人民要的，就為他們聚集，他們厭惡的，就不要強加給他們。」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

人民歸服仁君，就如同水往下流，野獸往曠野跑。因此替深淵趕來魚的是水獺，為森林趕來鳥雀的是猛鷹，為商湯、周武王趕來百姓的是夏桀與商紂。當今君王，有愛好仁

可得已。

【註】一、壙：曠野。
二、歐：同驅。
三、獺：讀踏，生活水中的哺乳動物。
四、鸇：讀詹，一種猛禽。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道的，那麼各國諸侯都為他驅趕百姓。雖然不想統一天下，也是不可能的。

當今想要統一天下的君王，好像得了七年的病，想要求得三年的艾草一樣，如果不積蓄那終身是得不到的；如果不立志推行仁道，就會終身憂患受辱，一直到死亡。《詩經・大雅・桑柔篇》說：『他們哪能學好，只能同歸於盡了。』就是這個意思。」

10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說：「自我殘暴的人，不可以跟他談論；自我放棄的人，不可以跟他有所作為。說話來破壞禮義，稱為自暴；自以為不能心存仁德行於道義，稱為自棄。仁慈，是人最安穩的住宅；義理，是人最公正的道路。空著最安穩的仁宅而不住，捨棄最公正的義路而不行，真是悲哀啊！」

11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

孟子說：「道就在近處，卻往遠處尋求；事情本是容易，卻往難處索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求。只要人人親愛自己的雙親，尊敬自己的長輩，那天下就能太平了。」

12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朋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悦，弗信於友矣；悦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悦於親矣。

孟子說：「處在下位而得不到上級的信任，是不能治理好百姓的；要獲得上級的信任是有辦法的，如果不能取信於朋友，就不能得到上級的信任。要取得朋友的信任是有辦法的，侍奉雙親不能使他們喜悅，就不能取信於朋友；要讓雙親喜悅是有辦法的，反躬自問而心意不誠，就不能讓雙親喜悅。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要使自己誠心誠意是有辦法的，不明白善的真意，就不能使自己誠心誠意。由此可見，這誠是自然的道理；想要誠心，是做人的道理。以至誠的心而不能感動人的，是從來沒有的；沒有誠心，是從來沒能感動人的。」

13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註】一、北海之濱：在今濱臨渤海的河北昌黎

孟子說：「伯夷避開紂王，住在北海的岸邊，聽說文王興盛起來，便興奮地說：『為什麼不歸附他呢？我聽說西伯是善於養老人的

一帶。
二、西伯：即周文王。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註】一、太公：即姜太公，因祖先曾封於呂地，故又姓呂，名尚，字子牙，號太公望。曾輔佐文王、武王滅商建立周朝。
二、東海之濱：在今山東莒縣東部。

人。』

姜太公避開紂王，住在東海的岸邊，聽說文王興盛起來，便興奮地說：『為什麼不歸附他呢？我聽說西伯是善於養護老人的人。』這兩位老人家，是天下德高望重的老人，歸附他，就如同天下人的父親都歸附西伯。天下人的父親都歸附西伯，他們的子孫還會不到那裡去嗎？如今的諸侯，如果有能實行文王政治的，七年之內，一定能夠統

14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註】一、季氏：指季康子。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

一天下。」

孟子說：「冉求當了季氏宰，不能改變他的品德，反而把田賦增加了以前的一倍。孔子說：『冉求，不是我的學生，你們可以打響戰鼓去攻擊他。』

由此看來，不幫助君王實行仁政，而去幫他聚斂財富，都是被孔子鄙棄的人，何況是努力為君王作戰的人呢？為爭奪土地而作戰，殺死的人遍佈郊野；為爭奪城池而作戰，

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殺死的人遍佈城池，這就叫做帶領土地來吃人肉，死刑都不足以懲罰他們的罪行。因此喜好戰爭的人，應該受最重的刑罰；鼓吹諸侯合縱連橫的人，要受次一等的刑罰；開墾荒地，分土授田的人，要受再次一等的刑罰。」

15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說：「觀察一個人，沒有比觀察他的眼睛更好的。眼睛不能掩飾一個人的醜惡。心胸光明正直，眼睛是明亮的；心胸不光明正直，眼睛是昏暗的。聽一個人說話，再看

他的眼神，這個人的善惡怎能掩藏呢？」

【註】一、眸子：眼睛。
二、眊：讀帽，不清楚。

16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孟子說：「恭敬的人不會侮辱他人，節儉的人不會侵奪他人。侮辱侵奪他人的君王，唯恐他人不順從，怎能做到恭敬、節儉呢？恭敬和節儉怎能以聲音和笑貌就能做到呢？」

17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淳于髡說：「男女之間不親手傳遞東西，這是禮制嗎？」孟子說：「是禮制。」

【註】一、淳于髡：齊國有名的辯士，曾在齊威王、齊宣王和梁惠王的朝廷當官。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問說：「嫂子溺水了，可以用手來拉她嗎？」孟子說：「嫂子溺水不拉她，就是豺狼。男女之間不親手傳遞，是禮制；嫂子溺水，用手拉她，是權宜的辦法。」

淳于髡問說：「如今天下如同溺水，先生不伸手拉一把，為什麼呢？」孟子說：「天下溺水，要以道來援救；嫂子溺水，要以手拉。你難道想要以手來援救天下嗎？」

18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公孫丑說：「君子不親自教導兒子，這是為什麼呢？」

孟子說：「因為情勢行不通啊！教導的人定要以正道，正道行不通，接著就生氣；接著生氣，就反而傷感情了。兒子說：『您用正道教導我，但您的言行卻不合正道。』那父子就會互相傷害感情了。父子互傷感情，那就不好了。古人互相交換兒子來教導，父子之間不能用善的道理來責備對方，如果用善的

19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

道理來責備對方，就會產生隔閡，有了隔閡，就沒有比這樣更不好了。」

孟子說：「侍奉誰最重要？侍奉雙親最重要；守護誰最重要，守護自己最重要。不喪失自己的節操，而能夠侍奉雙親的，我聽說過；喪失自己的節操，而能夠侍奉雙親的，我從來沒聽說過。

誰不該侍奉呢？侍奉雙親，是侍奉的根本；誰不該守護呢？守護

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曰：『有。』

【註】一、徹：通撤。

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自己，是守護的根本。曾子奉養曾皙，每餐必有酒肉，將要撤餐時，一定問父親，剩下的要給誰。父親如果問還有剩餘嗎？曾子一定說：『有。』

曾晳死後，曾元奉養曾子，每餐必有酒肉，將要撤餐時，不問父親剩下的給誰。曾子問還有剩餘嗎？曾元回答說：『沒有了。』其實他想留著，以備後來再進用，不想給別人，這叫做奉養口舌、軀體。如曾子那樣，就可以叫做順從親意，

20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註】一、適：同謫，譴責。

事奉雙親，要如曾子一樣，就可以了。」

孟子說：「那當權的小人不值得去譴責，對他們的政治不值得去非議。只有大德的人，才能糾正君王的錯誤。君王行仁政，就沒有人不仁；君王有道義，就沒有人無道義；君王行正道，就沒有人不正。只要君王端正了，國家就安定了。」

21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說：「有預想不到的讚譽，有求全受到的非議。」

22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說：「一個人輕易的把話說出去，只因他不必負責任。」

23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孟子說：「人容易患的毛病，就是喜歡當別人的老師。」

24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樂正子跟隨子敖來到齊國。樂正子前往見孟子，孟子說：「你也來看我嗎？」樂正子說：「先生為什麼說這樣的話呢？」

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

孟子說：「你來齊國幾天了？」樂正子說：「昨天來的。」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孟子說：「昨天，那我說這話不應該嗎？」樂正子說：「因住所還沒定下來。」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說：「你有聽說過，住所定下來了，然後再來見長輩的嗎？」樂正子說：「我知錯了。」

25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

孟子對樂正子說：「你跟從子敖來，只是為了飲食。我沒有想到你

之道，而以餔啜也。」

【註】一、樂正子：姓樂正名克，書中以樂正子稱呼，春秋時鄒國人，孟子的學生，當過魯國大夫。

二、子敖：齊國的權臣。

三、餔啜：讀逋綽，吃喝。

26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學習古人的道理，是為了飲食。」

孟子說：「不孝順的事情有三種，沒有子孫是最嚴重的。舜帝不先稟告父母就娶妻，就是因擔心沒有子孫，因此君子認為他沒有稟告，如同稟告過是一樣的。」

27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說：「仁道的實質，就是侍奉雙親；義理的實質，就是服從兄長；智慧的實質，就是懂得仁義的道理而不可離棄；禮儀的實質，就是對仁義加以調節和修飾；樂理的實質，就是在高興時做到仁義，於是快樂就產生了。只要快樂產生了，就無法遏止，快樂無法遏止，於是就不知不覺地手舞足蹈了。」

28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註】一、瞽瞍：舜帝的父親。

二、底：致。

孟子說：「天下人都心悅誠服要歸附自己，能把天下人都心悅誠服歸附自己，看成像草芥一樣，只有舜帝能做得到。不能得到父母的歡心，就不可以做人；不能孝順父母親，就不能做兒子。舜帝盡力於侍奉雙親之道，使得瞽瞍終於得到高興。瞽瞍終於得到高興，因而天下的風俗能潛移默化；瞽瞍終於得到高興，因而天下作為父子的倫常關係，也從此確定了，這就叫做大孝。」

卷下—離婁下

29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註】一、諸馮、負夏、鳴條：皆是古地名，皆在今山東省境內。

二、岐周：岐，是今陝西省西岐縣東北的岐山。周，是國名。

三、畢郢：今陝西省咸陽市東部。

孟子說：「舜帝誕生在諸馮，遷居到負夏，死在鳴條，是屬於東方的夷人。周文王生在周國的岐山，死在畢郢，是屬於西方的夷人。這東西兩地相距有一千多里，兩代相隔有一千多年。他們得志後，在中國實踐他們的抱負，簡直沒有不同。前代的聖人和後代的聖人，他們的準則都是一樣的。」

四、符節：古代朝廷用作憑證的信物。
五、揆：尺度、準則。

30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註】一、子產：姓公孫名僑，字子產，春秋時鄭國的賢相。
二、溱洧：溱水、洧水會合於河南密縣。
三、徒杠：可供徒步行走的小橋。杠，讀

子產在鄭國當政時，曾經用他的座車，載人渡過溱水、洧水。孟子說：「這是小小的恩惠，卻不知道將政事治好。如果在十一月能將徒步用的橋造好，十二月能將車輛通行的橋造好，人民就不必為渡河發愁了。君子只要把政事治理好，出門執鞭開道，讓行人迴避都可以，哪可以幫人人去過河呢？所以管理政治的人，只為了討人人的歡心，

剛。

四、輿梁：可通車馬的大橋。

那時間就不夠用了。」

31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孟子告訴齊宣王說：「君王能把臣下當作自己的手足，那麼臣下就能把君王當作心腹；君王把臣下當作狗馬，那麼臣下就會把君王當作平民；君王把臣下當作土和草，那麼臣下就會把君王當成仇敵。」

齊宣王說：「禮制規定，臣下必須為往日的君王穿孝服，怎樣才能使臣下為他穿孝服呢？」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

孟子說：「有勸諫能照做，還能言聽計從，恩惠普及於百姓，臣下有事要離國，就派人引導他離開國境，又先派人到他要去的地方做好準備，離開三年還沒回來，然後才收回他的田地和房產，這叫做三有禮。這樣做，臣下就會為他穿孝服了。

現今為臣下的，勸諫君王不照辦，建議君王不聽從，恩惠不能普及百姓，臣下有事要離國，君王就將他

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32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33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捆綁起來，又想盡辦法阻擋他要去的地方，離開的當天，就急著收回他的土地和房產，這叫做仇敵。對於如同仇敵的君王，還為他穿什麼孝服呢？」

孟子說：「士人無罪卻被殺掉，那麼大夫就可以離去；人民無罪卻被殺戮，那麼士人就可以遷離。」

孟子說：「君王如果行仁道，就沒有不仁的臣民；君王有道義，就沒有無道義的臣民。」

34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說：「不合禮制的禮儀，不合正義的道義，有德行的大人是不會去做的。」

35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說：「守中庸的人能夠教養不守中庸的人，有才智的人能夠培養沒才智的人，所以人人都喜歡有好的父兄。如果守中庸的人拋棄不守中庸的人，有才智的人放棄沒才智的人，那麼賢者和不肖者的差距，其中難以分寸來計算。」

36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說：「人要有所不為，才能有所作為。」

37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說：「說人家的壞話，一旦產生後患要怎麼辦呢？」

38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孟子說：「孔子不做過份的事情。」

39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說：「有德行的大人，說話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要件件果斷，只要看是否合乎義理。」

40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說：「有德行的大人，是不失去嬰兒天真純樸之心的人。」

41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說：「父母在世能奉養他們，不算大事，唯有能辦好他們的喪事，才稱得上大事。」

42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說：「君子以修正道來深造自己，是想要自己真有所獲得。自己真能有所獲得，就能心安理得去堅守；能心安理得堅守，就能積蓄深厚；積蓄深厚，就能取之不盡，左

右逢源，所以君子是想要真的有所獲得。」

43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說：「廣博去學習，而且能詳細地解說，還是要回到以簡約來說明。」

44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說：「拿自己的長處去制服人，沒有人能因此服氣的；拿自己的長處去教養人，才能使天下的人信服。不能使天下的人信服，而能推行王道的，是從來沒有的。」

45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孟子說：「說話不實在，是沒有好結果的，真正的不吉祥，是那些阻礙賢人進用的人，是要承擔責任的。」

46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

徐子說：「孔子屢次稱讚水說：『水啊！水啊！』他是稱讚水的哪一方面呢？」孟子說：「有源頭的水滾滾奔流，日月不停，注滿了坑洞而後再前進，一直流到大海。有本源的就像這樣，就是稱讚這一點。如果沒有本源，像七、八月之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註】一、徐子：姓徐名辟，孟子的學生。
二、混混：同滾滾，水勢盛大的樣子。

間雨水匯集，水溝水渠都注滿了，但它的乾涸，也是立著可等待的。所以名聲超過實情，是君子引以為恥的。」

47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說：「人與禽獸的不同只有一點點，百姓丟棄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帝明白萬物的規律，了解人倫的道理，自然遵循仁義的道路去行，而不是勉強推行仁義。」

48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

孟子說：「禹帝厭惡美酒，而喜歡有道理的話；商湯堅守中庸之道，

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註】一、泄邇：輕視侮慢近臣。

49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舉用賢人能夠打破常規；周文王對待人民如同照顧受傷的人，渴望真理如同未曾見過一樣。周武王不輕侮近臣，不遺忘遠方的賢人；周公想要學夏、商、周三王，來實踐禹、湯、文、武四位君王所開創的業績。有與自己不相符合之處，就仰天思考，而且日以繼夜思慮，僥倖獲得結果，就坐著等待天亮去實行。」

孟子說：「聖王的政迹已經熄滅了，讚頌的《詩經》也就沒有了，

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註】一、乘：晉史書名。
二、檮杌：讀桃勿，楚史書名。

50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讚頌的《詩經》沒有了，然後《春秋》便出現了。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魯國的《春秋》，是一樣的。所記載的是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所寫的文法，如同史書一樣。孔子說：『各國史書的要義，我孔丘就在《春秋》上借用了。』」

孟子說：「君子的善俗恩澤，流傳五代就斷絕了；百姓的善俗恩澤，也是流傳五代就斷絕了。我不能成為孔子的門徒，我是私自向別人學

【註】一、私淑：敬仰而不能親受，卻私自學習。

來的。」

51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孟子說：「可以取，也可以不取，取了有傷廉潔；可以給，也可以不給，給了有傷恩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了有傷勇敢。」

52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註】一、逢蒙：后羿的學生和家眾，後來叛變，幫助有窮國的相國寒浞殺死后羿。
二、羿：古代有窮國的國君，以善射聞名於世。

逢蒙向后羿學習射箭，完全學得后羿的本領，心想天下只有后羿勝過自己，於是殺了后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孟子說：「這事后羿也有罪過。」

公明儀說：「好像沒有他的罪過吧？」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

【註】一、子濯孺子：鄭國的大夫。

二、庾公之斯：衛國的大夫。

孟子說：「罪過小一些罷了，怎能說沒有罪過呢？鄭國派子濯孺子去攻打衛國，衛國派庾公之斯追擊。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的病發作，拿不了弓，我死定了！』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

他問駕車的人說：『追我的人是誰？』那駕車的人回答說：『是庾

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

公之斯。』子濯孺子說：『那我可以活命了。』駕車的人說：『庾公之斯是衛國的神射手，先生卻說：「我能活命了。」為什麼呢？』

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註】一、尹公之他：衛國人，善於射箭。

子濯孺子說：『庾公之斯向尹公之他學射箭，尹公之他跟我學習射箭。那尹公之他是一個正派的人，他所交的朋友，必定是正派的人。』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

庾公之斯趕到的時候，說：『先生為什麼不拿弓呢？』子濯孺子

執弓。』

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註】一、乘矢：四支箭。

說：『今天我的病發作了，拿不了弓。』

庾公之斯說：『我向尹公之他學習射箭，尹公之他向先生學習射箭。我不忍心用先生的本領，反而來傷害先生。雖然如此，但今天的事情，是君王交代的公事，我不敢不辦。』於是抽出箭，敲了幾下車輪，把箭簇去掉，射了四支箭，而後回去了。

53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

孟子說：「即使西施沾染不乾淨的

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註】一、西子：春秋時越國的美女西施，此代表美女。

54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東西，別人從她身邊經過，也都會掩著鼻子。即使是醜陋的人，只要能齋戒沐浴，也可以祭祀上帝。」

孟子說：「天下那些談論本性的人，只要探討已有的現象就可以了。已有的現象，以順應自然為根本。聰明之所以令人討厭，是因為穿鑿附會。如果聰明有如大禹治水那樣，聰明就不會令人討厭了。大禹治水，只是順應水性，因勢利導，看起來好似無所作為。如果聰

明人也能如此無所作為，那就大聰明了。天雖然高，星辰雖然遠，如果能夠探討已有的現象，千年以後的冬至，也可以坐著推算出來。」

55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註】一、公行子：齊國的大夫。

二、右師：官名，此指王驩，字子敖。

公行子有兒子死了，右師前往弔祭。進了門，有上前和右師交談的，有坐在他旁邊，和他說話的。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孟子不和右師說話，右師不高興地說：「各位君子都和我王驩說話，只有孟子不和我王驩說話，這是對

我的怠慢。」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聽了，說：「禮制規定，在朝廷不越位次交談，不越過臺階作揖。我想要依禮行事，子敖卻以為我怠慢他，不是很奇怪嗎？」

56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孟子說：「君子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的存心。君子以仁慈存心，以禮儀存心。仁慈的人能愛護人，有禮儀的人會尊敬人。愛別人的人，別人就會愛他；尊敬別人的人，別人就會尊敬他。」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如果這裡有個人，他對我粗暴無禮，那麼君子就會自我反省：『我一定有不仁慈之處，必有無禮之處，否則這事怎會在我身上發生呢？』自我反省後，認為自己是仁慈的，自我反省之後，認為自己是有禮的，那人仍然是粗暴無禮，君子一定會自我反省：『我一定有不忠誠之處。』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自我反省後，認為自己是忠誠的，那人仍然是粗暴無禮，君子說：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這也是一個狂妄的人而已，既是這樣，那他和禽獸有什麼不同呢？對於禽獸還有什麼可責備的呢？』因此君子有終身的憂慮，卻沒有突來的禍患。

這樣的憂慮是有的：舜帝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舜帝可以成為天下人的模範，可以流傳到後代，我還免不了是個普通人，這就是可憂慮的事。憂慮了要怎麼辦呢？努力學舜帝罷了。如果要說君子還有其他的憂慮，那就沒有了。不仁

慈的事不去做，不合禮儀的事不去行。如果有突來的禍患，君子也不會感到痛苦。」

57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之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禹帝、后稷在太平的時代，三次經過自家門口都不進去，孔子稱讚他們；顏回處在動亂的時代，住在簡陋的巷子裡，一筐飯，一瓢水，別人受不了這種憂患，顏回不改變他的快樂，孔子稱讚他。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

孟子說：「禹帝、后稷、顏回所守的，都是同一道理。禹帝想到天下

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有溺水的人，有如自己溺水一樣；后稷想到天下有饑餓的人，有如自己饑餓一樣，所以都那樣急迫。禹帝、后稷、顏回，交換立場也會一樣。如今有同屋的人互相爭鬥，你去救他，即使披頭散髮，連帽纓不繫就去救他，也是可以的。如果同一鄉里的人互相爭鬥，你也披頭散髮，連帽纓都不繫就去救他，那就迷惑了，即使關閉門戶都可以。」

58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公都子說：「匡章，全國的人都說他不孝。老師卻和他交往，而且對他禮敬有加，請問是為什麼呢？」

孟子說：「世俗上所說的不孝，有五種：四肢懶惰，不照顧贍養父母，是一不孝；喜歡賭博、喝酒，不照顧贍養父母，是二不孝；喜歡錢財，偏愛妻子兒女，不照顧贍養父母，是三不孝；放縱耳目的慾望，使父母蒙受羞辱，是四不孝；逞勇好鬥，危及父母，是五不孝。

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章子可有其中的一項嗎？這章子因父子之間以善相責，而不能好好相處。以善相責，是朋友相處的道理。父子之間以善相責，是最傷感情的。這章子難道不想有夫妻父母團聚嗎？因為得罪了父親，不能和他親近，所以把妻子兒女都趕出門，終身不養育他們。他心裡想，如果不這樣做，那罪過可就更大了，這就是章子啊！」

59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註】一、武城：在今山東費縣境內。

曾子居住在武城，有越國的軍隊入侵，有人對曾子說：「敵人就快到了，為何不離開呢？」

曾子要離開時，吩咐說：「不要讓人進入我的房間，毀壞器具花木。」當敵軍撤退時，就吩咐說：「修葺好我的房屋，我要回家了。」敵人撤退了，曾子回到家裡，左右的人說：「武城的人對待老師這樣忠誠恭敬，敵人一來您就先離開，這給人民一個壞榜樣；敵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註】一、沈猶行：曾子的學生，姓沈猶名行。

二、負芻：楚考烈王之子。有一說為樵夫。

三、子思：孔子的孫子，名伋。

人一離開，您就回來，恐怕不可以吧？」

沈猶行說：「這不是你們所能知道的，從前老師住在我家，剛好遇到負芻作亂，跟隨老師的有七十人，也都跟著老師走了，沒有人參加抵抗。」子思居住在衛國時，有齊國的軍隊入侵，有人說：「敵軍要來了，為何不離開這裡呢？」子思說：「如果我孔伋離去了，君王和誰一同來守城呢？」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說：「曾子和子思，都是守同一個道理。曾子是老師，是為人的父兄；子思是為人的臣子，地位是低微的人。曾子和子思，如果交換地位，也會和對方一樣去做。」

60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註】一、儲子：齊國的宰相。
二、瞯：讀建，窺視。

儲子說：「齊王派人來窺探先生，先生真的有和別人不同的地方嗎？」孟子說：「哪有跟別人不同的地方呢？堯舜二帝，和別人也都一樣的。」

61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註】一、良人：古代婦女對丈夫的稱呼。

齊國有一個人，家中有一妻一妾，同住在一起，她們的丈夫外出，一定酒足飯飽才回來。他的妻子問，是誰和他一起吃喝，他回答說，都是一些富裕權貴的人。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

他的妻子告訴妾說：「丈夫外出，一定酒足飯飽後才回來，當問起與他同吃喝的人，都說是和一些富貴的人。然而從來不曾有顯貴的人，來我們的家中，我打算偷偷跟他探個究竟。」隔天一早，便尾隨丈夫

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知之也。施施從外來，驕

所去的地方，走遍城中，沒有一個人站著和他說話。

最後到了東郊的墳場，向祭掃墳墓的人，乞討剩下來的酒食，不夠吃，又向四處張望找別人，這就是他吃飽喝足的方法。他的妻子回家，告訴他的妾說：「丈夫，是我們終身仰望依靠的人，如今他竟是這樣。」

於是和妾一同嘲諷丈夫，而且在院子裡相對而哭泣，然而丈夫還不知

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註】一、施施：高興自得的樣子。

情。得意洋洋從外面回來，向他的妻妾耍威風。在君子看來，人們用來求富貴顯達的方法，能使他們的妻妾不感到羞恥，不相對而哭泣的，實在很少啊！

卷下——萬章上

01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萬章問說：「舜到田裡去，向著天哭號，他為什麼哭號呢？」孟子說：「因為對父母既埋怨又懷念。」

萬章說：「曾子說：『父母要是喜愛，自己心中雖高興，也不能忘記職責而懈怠；父母要是討厭，自己心中難免憂愁，但也不敢埋怨父母。』那麼舜是不是在埋怨父母呢？」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註】一、長息：公明高的學生。
二、公明高：曾參的學生。

孟子說：「長息問公明高說：『舜到田裡去，這我懂了。但他向天哭號，又喊叫著父母，那我就不知道了。』公明高說：『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

在公明高看來，孝子的心，是不可以如此漫不經心的。我盡力耕田，恭敬地實踐為了兒子的職責罷了。父母不喜歡我，那有什麼辦法呢？堯帝派遣他的九個兒子、兩個女

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註】一、恝：讀夾，不在意的樣子。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也，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

兒，以及大小官吏，帶著牛羊、糧食等等，到田裡去服侍舜，天下的士人也都奔向他去，堯帝準備把天下都禪讓給他。舜卻因為得不到父母的歡心，就如同窮途末路的人一樣無所歸屬。

天下的士人都喜歡他，這是誰都想要的，卻不足以消除他的憂愁；喜歡女色，這是誰都想要的，娶了堯帝的兩個女兒，卻不足以消除他的憂愁。富裕，這是誰都想要的，擁有天下的富裕，卻不足以消除他的

【註】一、帝之二女：指堯帝之二女，娥皇和女英。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註】一、少艾：年輕美貌的人。
二、熱中：焦急得心中發熱。

憂愁；顯貴，這是誰都想要的，得到天子地位的顯貴，卻不足以消除他的憂愁。

受到別人的喜愛，有美好的女色，獲得富貴，都不足以解除他的憂愁，只要得到父母的歡心，才可以解除憂愁。人在小時候，都依戀著父母；當懂得喜歡女色時，就會愛慕年輕貌美的女人。有了妻子，就會愛慕妻子；當了官，就愛戴君王。不能得到君王的歡心，就會焦慮不安。大孝是終身懷念父母，到

02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了五十歲還懷念父母，我在舜帝的身上看到了。」

萬章問說：「《詩經・齊風・南山篇》說：『娶妻要怎麼辦？必先告訴父母。』信從這句話的人，沒有人能比得上舜帝。但舜帝卻不先告訴父母就娶妻，這要怎麼說呢？」

孟子說：「舜帝如果先告訴父母，就不能娶妻了。男女結婚成家，是人道重要的倫常。如果告訴父母，就會破壞人道的倫常，因此怨恨父

母，所以就不先告知了。」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萬章說：「舜帝不告知父母就娶妻，這個道理我懂了。堯帝把女兒嫁給舜，卻不告訴舜的父母，這要怎麼說呢？」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孟子說：「堯帝也知道，先告知舜的父母，就不能把女兒嫁給舜了。」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萬章說：「父母命舜去修繕糧倉，等舜上了倉頂，就將梯子撤走，瞽瞍又放火燒糧倉；命舜去淘井，不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

【註】一、象：舜帝同父異母的弟弟。
二、都君：指舜帝。

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註】一、鬱陶：思念的樣子。

知舜設法逃出，瞽瞍往井中填土。象說：『謀害舜是我的功勞，牛羊給父母，糧倉給父母，兵器給我，琴給我，弓給我，兩位嫂嫂要為我鋪床疊被。』

象到了舜的房間，看到舜坐在床邊撫著琴。象說：『我好想念你喔！』臉上露出慚愧的樣子。舜說：『我想念這些臣下和百姓，你要幫助我治理。』不曉得舜是否知道象要將他殺害呢？」孟子說：「怎麼會不知道呢？只是象憂愁，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註】一、校人：古代管理池塘的小官。校，讀叫。

二、圉圉：讀雨雨。疲憊的樣子。

他也憂愁；象高興，他也高興。」

萬章說：「那麼，舜是假裝高興嗎？」孟子說：「不是。以前有人送活魚，給鄭國的子產，子產派管池塘的小吏，放到池中養殖，小吏將魚烹煮吃了，卻回報說：『魚放進池中，剛開始有受驚嚇的樣子，過了一會兒，便活躍起來，不知游到那裡去了。』子產說：『它找到自己的地方了，它找到自己的地方了。』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03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那小吏出來說：「誰說子產聰明呢？我將魚烹煮吃掉了。他說：『它找到自己的地方了，它找到自己的地方了。』所以君子是可以用合乎常理的方式，來欺騙他；卻不可以用違背常理的方式，來欺騙他。象假裝以敬愛兄長的方式，所以舜就誠心相信而為之高興，怎會是偽裝呢！」

萬章問說：「象每天要把舜殺掉當成大事，舜帝當了天子後，卻只將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註】一、共工：本為管理百工之事的官，有稱堯帝時的大臣。

二、幽州：今河北省一部分及遼寧省一

他流放，為什麼呢？」

孟子說：「其實舜帝是將象封為諸侯，有人卻說是流放。」

萬章說：「舜帝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兜流放到崇山，在三危將三苗的國君殺掉，在羽山將鯀殺死，懲罰了這四個罪人，而使天下人都歸服，這就是討伐不仁慈的人。象是極為不仁慈的，卻封為有庳國的諸侯，難道有庳國的人有罪嗎？仁慈的人是這樣做事的嗎？

帶。

三、驩兜：帝堯的臣子，其靜而能言，用則違背，其貌恭而心不然。

四、崇山：指嶺南一帶的山區。

五、三苗：國名。

六、三危：有說甘肅敦煌市東南的三危山。

七、殛：讀及，誅戮。

八、鯀：禹帝的父親。

九、羽山：有說在今江蘇省東海縣西北。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

對別人就討伐他，對弟弟就封賞他。」

孟子說：「仁慈的人對於弟弟啊，不把憤怒藏在心中，不記仇，只是親近他愛護他罷了。親近他就要他顯貴，愛護他就要他富有。將有庳

夫，可謂親愛之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

【註】一、有庳：象的封地。今湖南省道縣北。

國封賜給他，就是要他富貴。自己做了天子，弟弟卻是普通百姓，可以說是親近他、愛護他嗎？」

萬章問說：「請問：有人說是流放，那又怎麼說呢？」

孟子說：「象不能在他的國家有所作為，天子派官吏來治理他的國家，收繳貢稅，所以有人說是流放，象難道有夠殘暴他的百姓嗎？雖然是這樣，舜帝還是經常想要看到象，所以不斷地讓他來。『沒有

04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註】一、咸丘蒙：姓咸丘名蒙，孟子的學生。咸丘原為春秋時魯國大夫的食邑，其後以此為姓。

繳納貢稅時，就以政治上的原因，來接近有庳。』就是說這個。」

咸丘蒙問說：「俗話說：『道德高尚的人，君王不能把他當臣子看待，父親不能把他當成兒子看待。』舜帝朝南面當了天子，堯率領諸侯向北朝見他，瞽瞍也向北面朝見他。舜帝看到瞽瞍，臉上有不安之色。孔子說：『在這個時候，天下真是岌岌可危啊！』不知道這話真是如此嗎？」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註】一、徂落：死了。

二、八音：指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等八種材料製成的樂器。

孟子說：「不是。這不是君子的話，這是齊東野人的話。堯帝年紀大了，舜帝代理他管理政事，《尚書・堯典篇》說：『過了二十八年後，堯死了，百姓有如死了父母。服喪三年期間，四海之內停止一切音樂。』孔子說：『天上沒有兩個太陽，人民沒有兩個君王。』舜帝既然當了天子，又率領天下的諸侯為堯帝守三年喪，就是有兩個天子。」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咸丘蒙說：「舜帝沒有把堯當做臣子，我懂得您的教誨了。《詩經・小雅・北山篇》說：『全天下的土地，都是君王的土地；從陸地到海邊，都是君王的臣民。』然而舜帝已經當了天子，瞽瞍卻不是他的臣民，這又怎麼說呢？」

孟子說：「這詩的含意，不是這個意思。是說君王奔勞於王治的公事，而不能奉養父母，他說：『這沒有一件不是君王的公事，卻只

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有我一人辛勤勞苦。』所以解說《詩經》的人，不要錯解文章而歪曲辭意，不要錯解辭意而歪曲了本意，要以自己的體會，去領悟詩人的本意，這就對了。如果只是依據辭句，那《詩經・大雅・雲漢篇》說：『周朝剩餘的百姓，沒有一個遺留在世。』如果相信這句話，那麼周朝就沒有一個人留下來了。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孝子的極至，沒有比尊敬雙親更高上了；尊敬雙親的極至，沒有比用天下來奉養他們更高上了。身為天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註】一、祇載：敬事。
二、夔夔齊栗：敬慎恐懼。夔，讀魁。

05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子的父親，是尊貴至極了；以天下來奉養，是奉養的至極了。《詩經・大雅・下武篇》說：『永遠保持孝心，孝親是天下的準則。』就是這個意思。《尚書・大禹謨篇》說：『恭恭敬敬地來見瞽瞍，態度謹慎而恐懼，瞽瞍也相信舜的誠心而順著兒子了。』這難道不是父親已經認他為兒子了嗎？」

萬章說：「堯帝把天下讓給了舜帝，有這種事嗎？」孟子說：「沒有。天子不能把天下讓給他人。」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曰：「天與之。」

萬章問說：「那麼舜帝擁有天下，是誰給他的呢？」孟子說：「是上天給他的。」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註】一、諄諄：反覆叮嚀。

萬章說：「上天給他的，是不是上天懇切地命他接受的呢？」孟子說：「不是。上天不會說話，只是通過行為和事實，來表達祂的意旨而已。」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萬章說：「通過行為和事實來表達給他，是怎樣一回事呢？」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

孟子說：「天子只能向上天推薦人選，卻不能使上天給他天下；諸侯只能推薦人給天子，卻不能讓天子給他諸侯的權位；大夫只能推薦人給諸侯，卻不能讓諸侯給他大夫的權位。從前堯帝把舜推薦給上天，而且上天接受了；把舜顯現給百姓，而且百姓接受了。所以說：『上天不會說話，以行為和事實來顯示而已。』」

萬章說：「請問：『把舜推薦給上

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天，而且上天接受了；把舜顯示給百姓，而且百姓也接受了。』這要如何說呢？」

孟子說：「讓他主持祭祀，而百神享用，這是上天接受了他；讓他主理政事，而政事有條不紊，使百姓能安心滿意，是百姓能接受他。天下是上天給與，是百姓給與，所以說：『天子不能將天下讓給人。』舜輔佐堯帝二十八年，這不是人所能決定的，是天意。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註】一、南河：漯（讀踏）水，今山東省濮縣東二十五里，在堯都濮州之南，故稱南河。

堯帝死後，三年服喪也完畢了，舜帝避開堯的兒子，到南河的南邊去。天下諸侯來朝見的，不到堯的兒子那裡，到舜帝那裡；要打官司的不到堯的兒子那裡，到舜帝那裡；要歌頌的不歌頌堯的兒子，歌頌舜帝，所以說是天意。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

這樣他才回到中國，繼承天子的職位。如果是居在堯帝的宮殿，逼走堯的兒子，那就是篡位，不是上天給他的。《尚書・太誓篇》說：

也。」

『上天看世事是通過百姓來看，上天聽世音是通過百姓來聽。』就是這個意思。」

06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萬章問說：「有人說：『到了禹帝時道德就衰落了，他不傳位給賢人，而傳位給自己的兒子。』有這回事嗎？」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

孟子說：「不，不是的。天意要傳位給賢人，就給賢人；天意要傳位給兒子，就給兒子。從前，舜帝向上天推薦禹，經過十七年。舜帝死

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註】一、益：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因助禹治

了，三年服喪的期限結束後，禹帝避開舜的兒子到陽城去，天下的百姓都跟從他。有如堯帝死了之後，不跟從堯帝的兒子，而跟從舜。

禹帝向上天推薦益，七年之後，禹帝死了。三年服喪的期限結束後，益避開禹帝的兒子，到箕山北面，朝見和打官司的人，不到益那裡，而到啟那裡，說：『這是我們君王的兒子。』歌頌的人，不歌頌益而歌頌啟，說：『這是我們君王的兒子。』堯的兒子丹朱不賢能，舜帝

水有功，被選為繼承人。

二、箕山：今河南登封縣東南。

三、啟：禹帝的兒子，後繼禹之位為天子，從此確立傳子制度。

四、丹朱：堯帝的兒子，名朱，因居丹水，名為丹朱。

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的兒子也不賢能。

舜輔佐堯帝，禹輔佐舜帝，經歷了多年，對百姓施恩澤很久。啟賢明，能恭敬地繼承禹的作風。益輔佐禹帝，歷時比較短，施恩澤於百姓的時間不長。舜帝、禹帝、益，三君王理政的年代，相差比較久遠，他們的兒子賢能或不賢能，都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是天意，不是人所能操縱的。

沒有人力能辦到而辦到了，就是天意；沒有人去爭取而得到了，就是命運。以一個平民而能得天下，他的德量一定像舜帝、禹帝一樣，而且又有天子的推薦，所以孔子沒有人推薦，不能享有天下。因世襲而擁有天下，上天又將他廢除，必然是像夏桀、商紂一樣的人，所以益、伊尹、周公，沒有趕上時代，不能擁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

【註】一、太丁：湯的長子。
二、外丙：太丁的弟弟。
三、仲壬：外丙的弟弟。
四、太甲：商湯的嫡長孫，太丁的長子。
五、桐：有說在今河南省虞城縣南。
六、亳：商湯的國都，今河南商丘縣北。

伊尹輔佐湯統一天下，商湯死後，太丁未立為王就死了，外丙在位兩年，仲壬在位四年。太甲繼位後，破壞湯的法度，伊尹把他流放到桐邑。經過三年，太甲悔過，自己悔恨，自己改過在桐邑，自處仁德，自遷向義，三年過後，因聽從伊尹的教導，重新回到亳地而做天子。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註】一、唐虞：堯建立的朝代為唐，舜帝建的朝代為虞。

周公不能擁有天下，有如益在夏，伊尹在於殷商一樣。孔子說：『唐堯、虞舜實行禪讓，夏商周三代實行世襲，道理都是一樣的。』」

07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萬章問說：「有人說：『伊尹靠烹調的技術，請求商湯任用他。』有這種事嗎？」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

孟子說：「不，不是的。伊尹在有莘國的郊野耕作，而喜愛堯舜的道理。不合乎義理的，不合乎正道

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註】一、有莘：古國名，故址在今山東省曹縣西北。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的，縱使給他天下當俸祿，他連頭都不回一下；縱使有四千匹馬繫在那裡，他也不會看一眼。不合乎義理的，不合乎正道的，一根草也不給人，一根草也不取於人。

商湯派人拿禮物去聘任他，他毫不動聲色地說：『我為什麼要拿湯的聘禮呢？難道可以比得上，我在田野中耕種，在此享受堯、舜的道理嗎？』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商湯再三派人前往聘請，後來他翻然改變態度，說：『我與其獨處田野中，在此喜愛堯、舜的道理，我何不如使君王，能成為如堯、舜一樣的君王呢？我何不如使百姓，能成為如堯、舜時的百姓呢？我何不如使自己親眼看到呢？』

上天生育百姓，就是要使先知者喚醒後知者，使先覺者覺醒後覺者。我是天下百姓的先覺者，我將用這個道理來使百姓覺悟，如果不是我

來使他們覺悟，那還有誰能呢？』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

他想天下百姓，無論男女有不能得到堯、舜恩澤的人，就如同自己把他們推到水溝一樣。他就是這樣來承擔天下的重任，所以到湯那裡遊說，要他來討伐夏桀，以拯救百姓。我沒聽說過，自己不端正而能去端正別人的，何況是屈辱自己來端正天下呢？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

聖人的行為是不一樣的，有的遠離君王，有的親近君王；有的離開君

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註】一、牧宮：夏桀所居住的宮室。

王，有的不離開君王，歸根究底就是保持自身的乾淨而已。我聽說他以堯、舜之道，來向商湯求職，沒聽說過，他有烹調求職的事。《尚書・伊訓篇》說：「上天的誅伐，是從夏桀的牧宮開始，我伐夏桀是從亳都開始。」

08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註】一、癰疽：衛靈公寵幸的宦官。
二、瘠環：齊景公寵幸的宦官。

萬章問說：「有人說，孔子在衛國，住在癰疽家中；在齊國，住在宦官瘠人家中，有這一回事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註】一、顏讎由：衛國的賢大夫。
二、彌子：即彌子瑕，衛靈公的寵臣。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

孟子說：「不是，不是這樣的。這是好事的人編造出來的。他在衛國，住在顏讎由家中。彌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姐妹。彌子瑕對子路說：『如果孔子住在我家，衛國卿相的位子便可得到。』子路把這話告訴孔子。孔子說：『這種事情是天命決定的。』

孔子行事依禮而進，依義而退，得與不得，都說由天命決定。如果住在癰疽與宦官瘠環的家中，都是無

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註】一、宋桓司馬：宋國的司馬桓魋。司馬，官職名，管理軍政和軍賦。
二、司城貞子：陳國的大夫。
三、陳侯周：陳國國君，名周。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視於道義，無視於天命的。孔子在魯國與衛國不能如意，又遭到宋司馬桓魋所攔阻，要將他殺掉，他換了衣服悄悄走過宋國。這時孔子正處於困難，住在司城貞子的家中，那時貞子還在陳，任周臣的職位。

我聽說，觀察在朝的臣子，看他所招待的客人；觀察遠來的臣子，看他所寄居的主人。如果孔子以癰疽和宦官瘠環為主人，怎能成為孔子呢？」

09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於秦穆公。』信乎？」

萬章問說：「有人說：『百里奚是用五張羊皮的價錢，和為人餵牛的條件，把自己賣給秦國養牲畜的人，來向秦穆公求取官職。』這話可相信嗎？」

【註】一、百里奚：姓百里名奚。字井伯，春秋時虞國人，少家貧。七十餘歲始為秦穆公重用，使秦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二、秦穆公：又稱秦繆公，春秋時秦國的國君，西元前六五九年至前六二一年在位。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孟子說：「不，不是這樣，這是好事的人編造出來的。百里奚，是虞國人。晉國人是以垂棘玉璧，與屈地所產四匹馬的代價，向虞國借

【註】一、宮之奇：虞國的賢大夫。

路，去攻打虢國。宮之奇向虞國的君王諫阻，百里奚不諫阻。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

【註】一、虞公：虞國的國君。

百里奚知道虞公不能諫阻，就到秦國去，那時他已七十歲了，竟然不知道，以餵牛的方式去求秦穆公，是件髒污的行為，能算是明智嗎？他知道不可諫阻而不進諫，可說是不明智嗎？知道虞公將要滅亡，而先行離去，不可說他是不明智。

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

當時他在秦國被舉用，知道秦穆公有所作為，因而輔佐他，這樣可說

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不明智嗎？用賣身的方法使其君王名揚天下，就是鄉里的普通人，都不會這樣做，而竟然說賢能的人會這樣做，可能嗎？」

卷下──萬章下

10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

孟子說：「伯夷，眼睛不看不好的形色，耳朵不聽不好的聲音；不是他認為理想的君王不服侍，不是他認為理想的人民不使喚；天下太平就出來做事，天下動亂就隱退。暴政出現的地方，暴民停留的地方，他都不願意去住。他認為和鄉里中無理的人在一起，如同穿著朝服戴著朝冠，坐在泥土和炭灰上一樣。

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

在商紂的時候，他住在北海邊，以等待天下太平。所以聽到伯夷風範的人，貪婪者也會變為廉潔，懦弱的人也會立大志向。伊尹說：『什麼君王不能侍奉？什麼百姓不能使喚？』天下太平我出來做事，天下混亂我也出來做事，他說：『上天降下這些百姓，是使先知道的人來幫助後知道的，使先覺醒的人來幫助後覺醒的人。我是天生在百姓中先覺醒的人，我將要拿這正道來覺醒這些百姓。』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他想天下的百姓，只要有一男一女，不能受到堯舜的恩澤，就如同自己將他們推入水溝中一樣，這就是自己要承擔重任的原因。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柳下惠，不因服侍污濁的君王而感到羞恥，不辭去小官。當官時不隱瞞自己的賢能，一定依原則辦事，雖被解職也不會埋怨，身處困境也不憂愁。與鄉里的人相處，也是高高興興不忍心離去。他說：『你是你，我是我，雖然赤身裸體站在我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註】一、鄙夫：心胸狹窄的人。

二、薄夫：刻薄的人。

三、接淅：淘米。

身邊，又怎能污染我呢？』所以聽到柳下惠風範的人，鄙陋者變成寬宏大量，刻薄者變成敦厚。孔子離開齊國時，來不及做飯，就帶著洗好的米走；要離開魯國時，說：『我們慢慢走吧！』這是離開祖國的態度。可以快走就快走，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在家閒處就閒處，可以當官就當官，這就是孔子。」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

孟子說：「伯夷，是聖人中屬於清高的；伊尹，是聖人中屬於負責任的；柳下惠，是聖人中屬於隨和的；孔子，是聖人中屬於識時務的。孔子可說是集大成的。所謂的集大成，如同奏樂，先敲金鐘開始，後擊玉磬收尾一樣。先敲金鐘，是條理的開始；後擊玉磬，是條理的終結。條理的開始，是屬於智慧的事；條理的終結，是屬於完成聖德的事。智慧，好比是技

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11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註】一、北宮錡：姓北宮名錡，戰國時人，先祖姬姓封於衛，世為衛大夫。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

巧；聖德，好比是力量。如同在百步之外射箭，能射到箭靶，是你的力量所至；能射中靶心，就不是力量所能了。」

北宮錡問說：「周朝制定官爵和俸祿的情形，是如何呢？」

孟子說：「詳細的情形已不可知道了。由於諸侯討厭制度對自己不利，就將文獻毀壞了。不過我孟

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軻曾經聽說其大概。天下的爵位制度，天子是一級，公是一級，侯是一級，伯是一級，子、男同為一級，總共是五等級。各國官位的制度，君王是一級，卿是一級，大夫是一級，上士是一級，中士是一級，下士是一級，共有六等級。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

俸祿的制度，天子的土地，長寬各一千里；公、侯的土地，長寬都是一百里；伯的土地，長寬是七十里；子與男的土地，長寬都各五十里，共分四等級。不足五十里的

元士受地視子男。

【註】一、元士：天子直轄區域內的上士。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不能直接隸屬天子，而是附屬於諸侯，稱為附庸。天子朝中的卿，所封土地比照侯爵；大夫所封的土地，比照伯爵；上士所封的土地，比照子爵、男爵。

公、侯的大國，其土地長寬各一百里，君王的俸祿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祿是大夫的四倍，大夫的俸祿是上士的一倍，上士的俸祿是中士的一倍，中士的俸祿是下士的一倍，下士和在官當差的百姓，俸祿相同。俸祿足夠代替他耕地的收入。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中等國家的土地，長寬各有七十里，君王的俸祿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祿是大夫的三倍，大夫的俸祿是士的一倍，上士的俸祿是中士的一倍，中士的俸祿是下士的一倍，下士和在官當差的百姓，俸祿相同。俸祿足夠代替他耕地的收入。

小國的土地，長寬各有五十里，君王的俸祿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祿是大夫的二倍，大夫的俸祿是士的一倍，上士的俸祿是中士的一倍，中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士的俸祿是下士的一倍，下士和在官當差的百姓，俸祿相同。俸祿足夠代替他耕地的收入。

農夫的所得，是一人授田一百畝，在百畝地上施肥耕種，上等的農夫可養九口人，上等偏下的農夫可養活八口人，中等的農夫可養活七口人，中等偏下的農夫可養活六口人，下等的農夫可養活五口人。百姓在官家當差的，他們的俸祿，也照這樣分等級。」

12 萬章問曰：「敢問友？」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

【註】一、孟獻子：魯國大夫仲孫蔑。
二、樂正裘：姓樂正名裘，春秋時魯國人。
三、牧仲：春秋時魯國人。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矣，無獻子之

萬章問說：「請問如何交朋友？」

孟子說：「不倚恃年長，不倚恃顯貴，不倚恃兄弟的勢力來交朋友。所謂交友，是要結交有德的朋友，不可以有所倚恃。孟獻子，是擁有百輛車輛的大夫，有五個朋友。樂正裘、牧仲，其他三人我忘了。

孟獻子和這五個人交朋友，心中並

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註】一、費惠公：戰國時費國的國君。費國，在今山東魚臺西南費亭。

二、顏般：費惠公所敬重的朋友。

三、王順、長息：費惠公所使用的人。

沒有自己是大夫的念頭。這五個人也是這樣，如果心存孟獻子是大夫的念頭，就不和他交朋友。不僅擁有百輛車的大夫是這樣，即使是小國的君王，也是要如此。

費惠公說：『我對於子思，是把他當做老師；我對於顏般，是把他當做朋友。王順和長息，他們是服侍我的人。』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

【註】一、晉平公：姬姓，名彪，晉悼公之子，晉昭公之父，在位二十六年，都處在征伐之中。

二、亥唐：春秋時晉國的賢人，不願意當官，晉平公很敬重他。

不僅是小國的國君是這樣，即使是大國的君王，也有這種人。晉平公對於亥唐，亥唐叫他進去，他才進去；亥唐叫他坐，他才坐；亥唐叫他吃，他才吃。即使是粗糙的米飯、菜羹，不曾不吃飽，因為不敢不吃飽，但也是僅於此而已。並不和他共有君王之位，不與他處理政務，不與他分享俸祿。

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註】一、貳室：副宮，是招待的宮邸。

這只是士人尊敬賢人的態度，並不是王公尊敬賢人的態度。舜拜見堯帝，堯帝請這女婿住在另一官邸，也請舜吃飯，兩人輪流做東，這才是天子結交一般百姓為友的態度。以卑微的地位尊敬顯貴的地位，稱為尊重貴人；以顯貴的地位尊敬卑微的地位，稱為尊敬賢人。尊重貴人與尊敬賢人，道理是一樣的。」

13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萬章問說：「請問交際時，要有什麼心情呢？」孟子說：「恭敬。」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萬章說：「有人說：『一再拒絕他人的禮物，是為不恭敬。』為什麼呢？」孟子說：「對於尊貴者的賞賜，自己先考慮：『對方所拿來贈送的禮物，是合乎道義呢？還是不合乎道義呢？』然後再接受，這樣的行為是不恭敬的，所以說不該拒絕。」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問說：「不要直說拒絕，而是心裡拒絕，心想說：『對方從百姓取得的禮物，是不合義理的。』而

以別的藉口推辭，不可以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孟子說：「對方按照規矩來結交，按照禮儀來接待，如此的作為，孔子也會接受的。」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萬章說：「現今有一個在國城門外攔路搶劫的人，他按照規矩來結交，按照禮儀來餽贈，如此可以接受他搶來的贈物嗎？」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

孟子說：「不可以。《尚書・康誥》說：『殺人而且搶奪人家的財物，強橫而不怕死，這種人是

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沒有人不怨恨的。』這是不必等待教育，就可以殺掉他。殷商接受夏代的這法令，周代接受殷商的這法令，沒有改變過，現在搶劫比以前更加厲害，怎麼能夠接受呢？」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萬章問說：「現在的諸侯，對百姓強征暴斂，和攔路搶劫一樣。如果將接待的禮儀做好，君子就可以接受他的贈禮，請問這是如何說法？」

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

孟子說：「你以為現今如有聖王出

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現，將把現在的諸侯全部殺掉嗎？還是教導後不改再殺掉呢？不是自己所有，卻把它拿到手，這種行為稱強盜，這只是類推到最高原則來說的。孔子在魯國當官，魯國人舉辦獵物的活動，孔子也參加了這獵物的活動。參加獵物活動尚且可以，更何況是接受其贈物呢？」

萬章問說：「那麼孔子當官，不是為了發揚正道嗎？」

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

孟子說：「是為了發揚正道。」萬章問說：「為了發揚正道，為何還要參加獵物活動爭奪獵物呢？」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孟子說：「孔子先在簿冊上規定可用的祭器，又規定不可以用別處獵取的獵物，供在簿冊上所定的祭器內。」

曰：「奚不去也？」

萬章問說：「孔子為何不離開魯國呢？」

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註】一、季桓子：季孫斯，春秋時魯國大夫，季平子之子，季康子之父。

二、衛靈公：姬姓，名元，春秋諸侯衛國君主之一，衛襄公的兒子，西元前五三四年至前四九三年在位。

三、衛孝公：無歷史記載。

孟子說：「孔子是先試一下，試過了可行，卻不實行，然後才離開，所以孔子不曾在一個地方待滿三年。孔子有時看到其道可行才當官，有時因君王對他禮遇才當官，有時是因君王養賢才當官。對季桓子，因其道可行才當官；對衛靈公，因君王對他禮遇才當官；對衛孝公，因君王養賢才當官。」

14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註】一、抱關擊柝：抱關，是守門的小卒；擊柝，是打更。柝，讀拓，打更用的梆子。

孟子說：「當官不是因為貧困，但有時也是因為貧困；娶妻不是為了奉養父母，但有時也是為了奉養父母。因為貧困而當官，辭了大官當小官，辭去厚祿領薄薪。辭了大官當小官，辭去厚祿領薄薪，做什麼工作合適呢？守門打更都可以。」

曰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孔子曾經當過管倉庫的小官，他說：『財務的出入沒有錯誤就可以了。』曾經當過管理牧場的小吏，他說：『牛羊都長得茁壯就可以

恥也。」

【註】一、委吏：管倉庫的小吏。
二、乘田：負責牲畜飼養和放牧的小吏。

15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了。』地位低下，卻議論大事，是罪過；在朝廷當官，卻不能推行正道，是恥辱。」

萬章問說：「士人不依靠諸侯生存，是為什麼呢？」

孟子說：「因為不敢。諸侯喪失自己的國家，然後流亡國外，依靠其他的諸侯生存，這是合禮；士人依靠諸侯生活，是不合禮的。」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

「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

萬章問說：「君王饋贈的糧食，可以接受嗎？」孟子說：「可以接受。」

萬章問說：「接受有什麼道理呢？」孟子說：「君王對於僑居本國的人，本來就應該周濟。」

萬章問說：「周濟的就可接受，賞賜的就不能接受，是什麼原因呢？」孟子說：「因為不敢。」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萬章問說：「請問這『不敢』，是怎麼解釋？」孟子說：「守門打更的人，都有一定的職務，接受上面的給養。沒有職務而接受上面的賞賜，世人會以為是不恭敬的。」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萬章問說：「君王的饋贈，就可接受，不知道可以經常這樣嗎？」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

孟子說：「魯繆公對於子思，經常問候，經常饋贈肉食，子思不高興。最後一次，他把使者趕出大

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註】一、摽：讀標，指揮。

門外，先向北面叩頭，又再拜而不接受，他說：『從今以後，我知道魯君是以養狗馬一樣，來蓄養我孔伋。』大概從此以後，就不再饋贈了。喜愛賢能的人，卻不任用他，又不能供養他，這樣可說是喜愛賢人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萬章問說：「請問國君想要養君子，要怎樣做才稱得上養呢？」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

孟子說：「先傳達君王的旨意，要先拜兩次，又叩首才接受。以後由

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註】一、鼎肉：熟肉。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管倉糧的人常送糧食，管廚房的人常送肉食，就不再傳達君王旨意了。子思認為接受一點贈肉，就要不勝其煩一再拜受，不是供養君子的方式。

堯帝對於舜，派他九個兒子去服侍，兩個女兒嫁給他，百官、牛羊、倉庫都具備，把舜供養在田野之中，然後再提拔他，到最高的職位，所以說：『這才是王公尊敬賢者的方式。』」

16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註】一、傳質：求見君王時，將獻給君王的禮物交給通報人，由他傳送進去。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萬章問說：「請問士人不主動謁見諸侯，是什麼道理呢？」

孟子說：「住在城市裡的，稱為市井之臣；住在田野中的，稱為草莽之臣，都叫做百姓。百姓如果不是送了見面禮做了臣子，不敢去面見諸侯，這是禮制。」

萬章問說：「百姓，召喚他服役，就前往服役。君王要見他，召見他，卻不去謁見，這是為什麼呢？」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

孟子說：「前往服役，是合義理；前往謁見，是不合義理的。而且君王要召見他，是為什麼呢？」

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

萬章說：「是因為他博學多聞，是因為他賢能。」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

孟子說：「如果是因他博學多聞，那麼天子是不能召喚老師的，何況是諸侯呢？如果是因為他賢能，那我不曾聽說，要見賢人卻隨便召喚他。魯繆公經常去見子思，說：

之人有言曰：「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古代擁有千輛兵車的君王，與士人交往，是怎樣呢？』子思不高興地說：『古人有這樣說：「說君王以士人為師，哪裡是說與他交友呢？」』

子思的不高興，難道不是說：『論地位，那你是君王，我是臣子，怎麼敢和君王交朋友呢？論道德，那麼你是向我學習的人，怎麼可以和我交朋友呢？』擁有千輛兵車的君王，請求和他交朋友都不可能，何況是召喚呢？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註】一、旌：用犛牛尾或兼五彩羽毛飾竿頭的旗子。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

齊景公去打獵，以旌旗召喚管理獵場的小吏，他不來，要將他殺掉。有志之士不怕棄屍於溝坑，勇敢的人不怕丟掉腦袋。孔子贊同他什麼呢？就是贊同他，背禮的召喚，他不去。」

萬章問說：「請問召喚管理獵場的小吏，要用什麼呢？」

孟子說：「用皮帽子。召喚百姓用旃，召喚士人用旂，召喚大夫用

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註】一、旃：赤色的曲柄旗。

二、旂：讀其，上繪交龍並有鈴鐺的旗子。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旃。以召喚大夫的旃，來召喚管理獵場的小吏，獵場的管理人死也不敢前往；以召喚士人的旂，來召喚百姓，百姓怎敢前往呢？何況以召喚不賢人的方式，去召喚賢人呢？要見賢人卻不以合理的方式，就如同邀請人來家，又將門關閉是一樣的。

這義，就是路；禮，就是門。只有君子能走這條路，出入這個門。《詩經・小雅・大東篇》說：『大路平坦如磨刀石，直得像箭一樣，這是君子所行走的，平民所關注

的。』」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萬章問說：「孔子，君王有所召喚，不等車馬準備好就出發，那麼孔子做錯了嗎？」孟子說：「那是孔子在當官，有官職，君王是用召喚官員的禮儀召喚他。」

17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

孟子對萬章說：「一個鄉里的優秀人才，就同一個鄉里的優秀人才交朋友；一國的優秀人才，就同一國的優秀人才交朋友；天下的優秀人才，就同天下的優秀人才交朋友。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和天下的優秀人才交朋友，還不滿足，便又談論古人，吟誦他們的詩，研讀他們的著作，不了解他們的為人，可以嗎？所以要研究他們所處的時代，這就是崇尚古人，與他交朋友。」

18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齊宣王問有關卿的事情，孟子說：「君王要問有關哪一種卿呢？」

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齊宣王問說：「卿還有不同嗎？」孟子說：「不同的。有和王室同宗族的卿，也有和王室不同姓氏的卿。」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齊宣王說：「我請問與王室同宗族的卿？」孟子說：「君王犯了大過錯，就要進諫，反覆進諫還是不聽從，就廢棄他的王位，改立他人。」

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齊宣王突然變了臉色。孟子說：「君王不要詫異。君王問我，我不敢不以正義回答。」齊宣王臉色稍平定之後，請問有關「與王室不同姓氏的卿」。孟子說：「君王犯了過錯，必須要進諫，反覆進諫還是不聽，自己就離職。」

卷下—告子上

01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註】一、告子：（西元前四二〇年至前三五〇年）一說名不害，東周戰國時的思想家，曾受教於墨子，有口才，講仁義，主張人性無善、無不善。

二、杞柳：樹名，枝條柔韌，可編製箱筐等器物。

三、桮棬：讀杯圈，器名。先用枝條編成杯盤之形，再以漆加工製成杯盤。

告子說：「人的本性，有如杞柳樹；仁義，有如木製的杯盤。使人性具備仁義，有如把杞柳樹製成杯盤。」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孟子說：「你是順應杞柳樹的本性，來製造成杯盤呢？還是破壞杞柳樹的本性，來製造成杯盤呢？如果是破壞杞柳樹的本性，來製造成杯盤，那也就是要破害人的本性，才能使人具有仁義嗎？帶領天下人來損害仁義的，一定是你這種言論吧！」

02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告子說：「人性，有如湍急的水流，在東方開缺口就流向東方，在西方開缺口就流向西方。人性不分善與不善，如同水沒有東流、西流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的分別。」

孟子說：「水確實沒有東流、西流的定向，難道也沒有上流、下流的定向嗎？人性的善良，有如水性向下流。人的本性是沒有不善良的，有如水性沒有不向下流的。如今假如拍打水，讓它飛濺起來，可以高過人的額頭；堵住水道，讓它倒流，可以引上高山。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是因所處的形勢使它這樣的。人之能使他做壞事，是由於他的本性，也像這樣受到逼迫。」

03 告子曰：「生之謂性。」

告子說：「天生的稟賦稱為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

孟子說：「天生的稟賦稱為性，有如白色的東西稱為白嗎？」告子說：「是的。」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孟子說：「白羽毛的白，有如白雪的白；白雪的白，有如白玉的白嗎？」告子說：「是的。」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說：「那麼狗的生性，有如牛的生性；牛的生性，有如人的生性嗎？」

04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說：「好食，好美色，是人的本性。仁是內在的，不是外在的；義，是外在的，不是內在的。」

孟子說：「為什麼說仁是內在，義是外在的呢？」告子回答說：「由於他的年紀較大，所以我才尊敬他，並不是我內心原本要尊敬他；有如白色的東西，我稱它是白色，是因它的外表是白色的，所以說義是外在的。」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孟子說：「白馬的白，和白人的白，或許沒有什麼不同。但不知道憐惜老馬，和不知道尊敬年長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同嗎？而且你所說的義，是指年長的人呢？還是指尊敬年長的人呢？」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回答說：「是我的弟弟就愛他，是秦國人的弟弟就不愛他。愛或不愛是由我內心決定的，所以說仁是內在的。尊敬楚國的長者，也尊敬我的長者，尊敬與不尊敬，是

由年長這個外在的因素決定的，所以說義是外在的。」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註】一、耆：同嗜。

孟子說：「喜歡吃秦國人的烤肉，和喜歡吃自己的烤肉，沒有什麼不同，事物也有這種情況。那麼，喜歡吃烤肉的心，也是外在的嗎？」

05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註】一、孟季子：孟仲子之弟，或說是任國國君之弟季任。

二、公都子：孟子的學生。

孟季子問公都子說：「為什麼說義是內在的呢？」公都子說：「恭敬發自我的內心，所以說是內在的。」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

孟季子說：「鄉人中有比你的大哥多一歲，那你該恭敬誰呢？」公都子說：「恭敬哥哥。」

「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

孟季子說：「假如一起喝酒，該先向誰斟酒呢？」公都子說：「先向年長的鄉人斟酒。」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季子說：「所尊敬的是哥哥，卻先向那年長的鄉人斟酒，說明義是外在的，而不是內在的。」公都子無法回答，將這件事情告訴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敬在鄉人。』」

【註】一、尸：古代祭祀時，代死者受祭。後世改為神主或畫像。

孟子說：「你問他：『該恭敬叔父呢？還是該恭敬弟弟呢？』他會說：『恭敬叔父。』問他：『弟弟是祭祀的代理人，那麼該恭敬誰呢？』他會說：『恭敬弟弟。』你再問：『那恭敬叔父的道理又怎麼呢？』他將會說：『這是因弟弟處在受恭敬的位子。』你也可向他說：『那也是本鄉長者處在受恭敬的位子的緣故。平日恭敬的對象是哥哥，臨時恭敬的對象是同鄉的長者。』」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孟季子聽了這話，說：「恭敬叔父是敬，恭敬弟弟也是敬，可見義是外在的，不是發自內心的。」公都子說：「冬天喝熱水，夏天喝涼水，那麼飲食也取之於外物，而不是內在的需要嗎？」

06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說：「告子說：『人的本性，沒有善與不善的分別。』有人說：『人的本性可以讓它為善，也可以讓它不善。所以周文王、周武王當政時，百姓就趨於善良；周幽

【註】一、文武：周文王、周武王，周朝兩位明君。
二、幽厲：周幽王、周厲王，周朝兩位暴君。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註】一、微子啟：子姓，名啟，世稱微子，是殷商宗室貴族，商王帝乙的長子，紂王的庶兄，是春秋宋國的開國始祖。
二、王子比干：（西元前一〇九二至前一〇二九）子姓，沫邑人，商朝皇室王子，

王、周厲王當政時，百姓就趨於殘暴。』

又有人說：『有本性善良的，有本性不善良的。因此在堯當君王時，卻有象這樣惡劣的百姓；有瞽瞍這樣壞的父親，卻有舜這樣好的兒子。有商紂這樣惡劣的姪兒，而且身為君王，卻有微子啟這樣有仁德的庶兄，及比干這樣有仁德的叔父。』現在你說人性本善，那他們說的都不對嗎？」

紂王的叔父，因勸諫而被紂王剖心。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孟子說：「如果從人的真情來看，是可以稱它是善良的，這就是我說的人性本善。至於有些人做壞事，那不能責怪本性不好。同情心，人人都有；羞恥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

同情心即是仁，羞恥心即是義，恭敬心即是禮，是非心即是智。仁義禮智，不是外人教我的，是我本來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註】一、鑠：讀朔，授予。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註】一、蒸民：眾人、人民。
二、懿德：美德。

就有的，只是沒有深入思考而已。所以說：『一經探求就能獲得，只要放棄就會失去。』人們之間有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於無數倍的，這是不能發揮其本性資質的緣故。

《詩經・大雅・蒸民篇》說：『上天生養萬民，事物都有法則。百姓掌握常規，喜愛美好的品德。』孔子說：『作這首詩的人，一定了解大道的啊！因此有事物，便有其不變的法則；百姓掌握常規，所以喜愛美好的品德。』」

07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註】一、賴：同懶。
二、麰麥：大麥。麰，讀牟。
三、耰：讀優，本為農具名，此解為用土覆蓋種子。
四、浡：讀伯，旺盛。
五、日至：即節氣中的夏至。

孟子說：「在豐年，年輕子弟大多懶惰；在凶年，年輕子弟大多強暴。這並不是天生的資質如此不同，而是所處的環境讓他們變成這樣的。就拿大麥來說，播下種子，將土覆蓋好，如果土質相同，種植的時間也相同，便會生氣勃勃地生長，到了夏至的時候，都成熟了。

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註】一、磽：讀敲，土地貧瘠。
二、龍子：古代的賢人。
三、蕢：讀愧，筐、籃。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

即使有所不同，那是土壤的肥瘠，雨露滋養的多少，農人耕作程度不同的緣故。因此，凡是同類的事物，都是相似的，因何只要說到人，就會有疑惑呢？聖人和我同是人類，因此龍子說：『不用看清腳的形狀去編草鞋，我知道編出來的不會是筐。』草鞋之所以相似，是由於天下人的腳都是相似的。

口對於味道，有著同樣的嗜好。易牙是事先能掌握，我們所喜好口味

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註】一、耆：同嗜。

二、易牙：春秋時齊國最善烹調的人，齊桓公的寵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

的人。假如口對於味道的感覺，因人而不同，有如狗馬和我們人類不相同，那天下怎會都追求易牙的口味呢？說到口味，天下人都希望成為易牙，可見天下人的味覺都是相似的。

耳朵也是這樣，說到聲音，天下人都希望成為師曠，這是由於天下人的聽覺，都是相似的。眼睛也是一樣，說到子都，天下人都知道他的英俊。不知道子都是英俊的，除非

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註】一、師曠：春秋時晉平公的樂師，生而目盲，善辨音律。
二、子都：春秋時代美男子。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註】一、芻豢：泛指家畜。食草家畜如牛羊稱芻，食穀家畜如豬狗稱豢。豢，讀換。

不長眼睛的人。所以說：『口對於味道，有同樣的嗜好；耳朵對於聲音，有同樣的聽覺；眼睛對於姿色，有同樣的美感。』

只要一談到心，就會有所不同呢？人心所公認的是什麼呢？就是理，就是義。聖人先於百姓，獲知心中共同的東西。因此理義使我心愉悅，就如同牛羊狗馬的肉，適合我的口味一樣。」

08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註】一、牛山：齊國首都臨淄郊外的山。
二、萌櫱：新枝嫩芽。櫱，讀播。
三、濯濯：沒有草木，光禿禿的樣子。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孟子說：「牛山的樹木曾經是茂美的，由於它生長在大城市的郊外，總會受到斧頭砍伐，它還能保持茂美嗎？這些樹木日夜不停繁殖，有雨水露水滋潤，不是沒有新枝嫩芽生長，在此放牧的牛羊啃著，因此才這樣光禿禿。人們看到山上光禿禿，就以為未曾長過樹木，這難道是山的本性嗎？

在人的身上，難道沒有仁義的心嗎？之所以有人失去了良心，也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

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

如同斧頭砍伐樹木一樣，天天砍伐它，怎能讓樹木長得茂美呢？他在日夜裡所萌生的善心，在清晨接觸的清新之氣，在他心中所生出的善惡之心，和一般人也是相接近的，但到了第二天白天所做的事，就將與常人相同的善心給泯滅了。

經過反覆的泯滅，那麼在夜裡所萌生的善氣就不能存在了；夜裡萌生的善氣不能存在，那麼就和禽獸相差無幾了。別人看他像個禽獸，就以為他不曾擁有好的資質，這難道

消。

是人的本性嗎？因此如果能得到好的滋養，沒有生物不能成長；如果失去滋養，沒有生物不會消滅。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說：『抓住了就存在，失去了就消亡；進出沒有確定的時間，誰能知其去向。』說的就是人心吧！」

09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

孟子說：「難怪君王不聰明，雖然天下有容易生長的東西，曝曬一天，又冷凍十天，就沒有東西可生長了。我見君王的次數算是很少

矣，吾如有萌焉者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註】一、弈：圍棋。

的，我一離開，那些潑冷水的人馬上就到，我又能對那剛萌生的善心如何呢？

如今來談下棋的技藝，可說是諸技藝中算小的技藝，如果不專心去學習，也是學不好的。奕秋，是全國下棋的高手。讓奕秋來教兩個人下棋，其中一人很專心學習，只聽奕秋的教導；另一人雖然也聽著，但一心以為有大雁飛來，想要拉起弓箭去射牠，雖然和那專心的人一起學習，但卻不如那人學得好。難道

是那人的智慧不如另一人嗎？當然不是這樣。」

10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

孟子說：「魚，是我所喜愛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愛的。如果兩樣不能都得到，我要捨棄魚而取得熊掌。生命，是我所喜愛的；道義，也是我所喜愛的。如果兩樣不能都得到，我寧願捨棄生命而取得道義。生命是我所喜愛的，如果所喜愛的有比生命更重要，因此就不苟且偷生了。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死亡是我所厭惡的，如果所厭惡有超過死亡的，因此就不躲避禍患了。如果所喜愛的沒有勝過生命，那凡是可以保存生命的方法，怎麼會不使用呢？如果人們所厭惡的，沒有勝過死亡的，那凡是可以躲開禍患的方法，怎麼會不做呢？其中有生存的方法，而有人不取使用；其中有可以躲避禍患的方法，而有人不去做。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註】一、嘑爾：輕蔑地呼喝。嘑，讀忽。

二、蹴爾：以腳踐踏。蹴，讀促。

三、鍾：古代量器，六石四斗為一鍾。

由此可見，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有比死亡更厭惡的，並不是只有賢德的人，具有這種心態，凡人都是有的，只是賢德的人沒有喪失而已。一筐飯，一碗羹湯，得到了就能讓人活下去，得不到就會死亡。以斥喝的方式給人，連路過的饑餓人都不願意接受；用腳踩過後再給人，連乞丐都不屑接受。有些人不管是否合乎禮義，一看萬鍾的俸祿就欣然接受，這萬鍾的俸祿對我有什麼益處呢？

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註】一、鄉：同嚮，從前。

是為了住屋的豪華，妻妾的侍奉，讓認識的窮人感激我嗎？從前寧願去死而不接受，現在為了豪華的住屋而接受了；從前寧願去死而不接受，現在為了妻妾的侍奉而接受；從前寧願去死而不接受，現在為了讓自己認識的窮人感激而接受。這些不是可以不做的事嗎？這可說是失去本性了。」

11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

孟子說：「仁，是指人的心；義，是指人走的路。捨棄正道而不走，

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12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註】一、信：同伸。

喪失善良的本性而不尋找，真是悲哀啊！人有雞狗走失了，就知道去尋找；有喪失了良心，卻不知道去找回來。求學問的方法沒有其他，就是找回喪失的良心而已。」

孟子說：「現在有人的無名指，彎曲而無法伸張，不是很疼痛，也不妨害做事。如果有人能讓它伸直，那麼就是到秦、楚去求治，也不會覺得很遠，為的是他的無名指不如別人。無名指不如別人，就知道厭惡；良心不如別人，卻不知道厭

惡，這就是不知輕重緩急。」

13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說：「兩手可合抱的桐樹、梓樹，有人如果想要讓它生長，都知道怎樣才能養大。談到自身，不知道如何去修養，難道愛自身還不如愛桐樹、梓樹嗎？實在太不用心去思考了。」

14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

孟子說：「人對於自己的身體，無所不愛；全部都喜愛，那全部都要保養。沒有一尺一寸的肌膚不喜愛，那麼沒有一尺一寸的肌膚，

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不受到保養。因此考察他保養得好不好，難道還有其他方法嗎？只要看他保養的重點就可以了。身體有非常重要的部份，有微不足道的部份；有小的部份，有大的部份。不要因為小的部份，而損害大的部份；不要因為微不足道的部份，而損害非常重要的部份。只養護小部份的是小人，能保養大部份的是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

如今有一個園藝師，捨棄桐樹、梓樹不管，而去養護酸棗、荊棘，那

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註】一、檟：讀甲，一種木質很好的樹。
二、樲：讀貳，酸棗樹。
三、狼疾：即狼藉，散亂、迷糊。

15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麼他就是一個不稱職的園藝師。有人為了養護手指，卻失去了肩膀、背部，卻不知道，那就是糊塗蟲了。只在乎吃喝的人，就會讓人看不起，因他只保養小的部份，卻失去了大的部份。如果講究吃喝的人，沒有忘記品德，難道他們吃喝，只為了滿足口腹，養護尺寸肌膚的需求嗎？」

公都子問說：「同樣是人，為何有人是大人，有人是小人呢？」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

孟子說：「能為大體著想的是大人，只為小體著想的是小人。」

公都子問：「同樣是人，為何有人為大體著想，有人為小體著想呢？」

孟子說：「耳朵、眼睛這些器官不會思考，會被外物所蒙蔽。這眼耳之物和外物一接觸，便會受到誘惑罷了。心的功能可以思考，思考就會有所得，不思考就一無所獲。這

矣。」

16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就是上天賜給我們的，只要將大體的良心建立好，那麼這些各部份的小器官，就不會奪走良心了，這樣就能成就大人了。」

孟子說：「有天賜的爵位，有人間的爵位。仁義忠信，樂於行善且不厭倦，這是天賜的爵位。公卿大夫，這是人間的爵位。古時候的人，修養天賜的爵位，然而人間的爵位就會隨之而來；現在的人，修養天賜的爵位，以此來求取人間的爵位。既已得到人間的爵位，卻

放棄他的天賜爵位，這實在太糊塗了，最後連人間的爵位也定會喪失。」

17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註】一、趙孟：春秋時晉國正卿趙盾，字孟。

孟子說：「想要得到富貴，是世人共同的心理。每個人的身上都有寶貴的東西，只是不去想罷了。別人所給的尊貴，並不是真正的尊貴。趙孟所尊貴的，趙孟也能使卑賤。《詩經・大雅・既醉篇》說：『酒已經喝醉，德已經享盡。』說的就是已經飽足仁義，所以不願意享受人間肥肉糧食的美味。廣為人知的

他的子孫如趙文子趙武、趙簡子趙鞅、趙襄子趙無恤等，因襲趙盾而稱趙孟。此處用以代表有權勢的人。

二、膏粱：肥肉叫膏。精細色白的小米叫粱。

三、文繡：古代有爵位的人所穿有文繡的衣服。

18

孟子曰：「仁之不勝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美譽集於一身，所以不再羨慕別人的錦繡衣裳了。」

孟子說：「仁能戰勝不仁，有如水能滅火。如今能施行仁德的人，有如一杯水要救燃燒一車木柴的大火，不能將火熄滅，就說水不能撲滅火。這情況和那些很不仁慈的人一樣，最後連他們本有的那些仁慈，也都會喪失的。」

19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註】一、荑稗：讀題拜，如稗草之類的野草。

孟子說：「這五穀是莊稼中的好東西，如果還沒有成熟，還不如稗子之類的野草。這仁德也是一樣，重要是在於使其成熟。」

20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註】一、彀：讀夠，將弓拉滿。

孟子說：「后羿教人射箭，一定要人把弓拉滿，學習的人也一定把弓拉滿。技藝高超的工匠教導人，一定要遵循規矩，學習的人也一定要遵循規矩。」

卷下—告子下

21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註】一、任：春秋時國名，在今山東濟寧。
二、屋廬子：孟子的學生。

有個任國的人，問屋廬子說：「禮法和飲食哪個重要？」屋廬子說：「禮法重要。」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任國人又問說：「女色和禮法哪個重要？」屋廬子說：「禮法重要。」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

任國人又問說：「如果依照禮法去謀食，就會餓死；不依照禮法去謀食，就可獲得食物，那一定要遵守

乎？」

禮法嗎？依照迎親的禮法，就得不到妻子；不依照迎親的禮法，就可獲得妻子，那一定要按照迎親的禮法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

【註】一、岑樓：尖頂高樓。

屋廬子無法回答，第二天到鄒國，把這件事情告訴孟子。孟子說：「回答這個問題，有什麼困難呢？不比較根基，而使末端平齊，那麼一寸厚的木塊放在高處，都可高過尖角的大樓。金子雖比羽毛重，但怎可說一個耳鉤的黃金，比一車的羽毛重呢？如果用看重飲食和看

二、翅：同啻，止、但。

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註】一、紾：讀診，扭轉。

二、處子：處女。

輕禮法的人比較，豈只飲食是重要呢？

以看重女色和看輕禮法的人比較，豈只女色比較重要呢？你去跟他說：『扭轉哥哥的手臂，而後搶奪他的食物，就可獲得食物；不扭轉他的手臂，就得不到食物，那就要將他的手臂扭轉嗎？跨過東鄰家的院牆，摟抱未出嫁的女子，就會得到妻子；不摟抱，就得不到妻子，那麼就該去摟抱嗎？』」

22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曹交問說：「人人都可成為堯、舜，有這回事嗎？」孟子說：「是的。」

【註】一、曹交：有說是曹國君王的弟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又問說：「我曹交聽說，周文王身高十尺，商湯身高九尺，現在我身高九尺四寸，只會吃飯罷了，要怎樣做才可以成為堯舜呢？」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

孟子說：「這有什麼關係呢？只要去做就可以了。如果這裡有一個人，他的力量拿不起一隻小雞，

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註】一、烏獲：古代的大力士。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就是沒有力量的人。現在說能舉起三千斤重，就是有力量的人。那可舉烏獲所能承受的重量，也就是烏獲了。人難道為不能勝任而發愁嗎？只是不去做罷了。

在長者後面慢慢走，叫做悌；快步走到長者前面，叫做不悌。這慢慢走，難道是人做不到的嗎？只是不去做罷了。堯舜之道，只是孝悌而已。你穿上堯穿的衣服，說堯說的話，做堯做的事，你就是堯了；你穿上桀穿的衣服，說桀說的話，做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23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註】一、小弁：《詩經．小雅》中的一篇，乃

桀做的事，你就是桀了。」

曹交說：「我曹交要是見到鄒國的君王，可以借到一間客館，願意留下來，在您的門下學習。」孟子說：「這道就如同一條大路，豈是難以知曉嗎？人的缺點，在不去追尋罷了，你回去尋找一下，老師多著呢。」

公孫丑問說：「高子說：『《詩經•小雅•小弁篇》，這首詩是小人寫的。』」

指責周幽王的詩。周幽王先娶申后，生宜臼，立為太子；後寵褒姒，改立其子伯服為太子，廢申后及太子宜臼。這詩述宜臼的哀傷、怨恨之情。弁，讀盤。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孟子說：「為什麼這樣說呢？」公孫丑說：「因詩中有怨。」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泣涕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孟子說：「高老先生評論這首詩，未免太固陋了吧。如有一個人在此，越國人開弓要去射他，那麼他會笑著談論這件事，這沒其它原因，因為越人與他關係疏遠；如果他的哥哥開弓要射他，他會流著眼

為詩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淚講述這件事，這沒有其它原因，因為哥哥和他關係親近。《小弁》詩中的怨恨，正是因為親人的愛。熱愛親人是仁的體現。高老先生評論此詩，未免太固陋了吧！」

公孫丑又問說：「《詩經・邶風・凱風篇》這首詩，為何沒有怨恨呢？」孟子說：「《邶風》這首詩，作者的母親過錯較小；《小弁》這首詩，作者的父親過錯很大。父母的過錯很大，卻不怨恨，這關係就愈疏遠了；父母親的過錯

【註】一、凱風：《詩經．邶風》中的一篇，乃述衛國有個七個兒子的母親，想要改嫁，於是七個兒子作此詩自責不孝，以使母親感悟。

24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註】一、宋牼：戰國時宋國的著名學者，反對戰爭，主張和平。牼，讀坑。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

小，卻去怨恨他們，是因受不了刺激。關係疏遠，是不孝；受不了刺激，也是不孝。孔子說：『舜帝大概是最孝順的了，五十歲還依戀父母。』」

宋牼要到楚國去，孟子在石丘遇到他，說：「先生您要哪裡去？」

宋牼說：「我聽說秦國和楚國要開戰，我要去晉見楚王勸他罷兵。如果楚王不高興，我就去晉見秦王，

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

勸說他罷兵，這兩位君王總有一位會聽我勸告。」

孟子說：「我孟軻不想問其中詳情，希望能聽您的大意，打算如何去勸說？」宋牼說：「我打算說交戰不利的地方。」

孟子說：「先生的志向是很好的，但先生的說法卻行不通。先生以利的觀點來勸說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有利可圖而高興，於是終止了戰爭行動。如此三軍的將士，就

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會為休戰而高興，從而喜歡利益。做臣子的，懷著利益的心去服侍他的君王；做兒子的，懷著利益的心去服侍他的父親；做弟弟的，懷著利益的心去服侍他的哥哥。

這將造成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最後都會拋棄仁義，懷著利益的心交往，這種情況，國家還不滅亡，還沒有過。先生以仁義去勸說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喜歡仁義而高興，因而撤除軍隊，這會使軍隊將士高興休兵，因而喜歡仁義。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25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做臣子的，懷著仁義的心去服侍他的君王；做兒子的，懷著仁義的心去服侍他的父親；做弟弟的，懷著仁義的心去服侍他的哥哥。這將會使君臣、父子、兄弟，去除追求利益的念頭，都懷著仁義的心交往，這樣還不能統一天下的，是不曾有的事，何必一定要談利益呢？」

孟子居住在鄒國時，季任留守在任國代理政務，送禮物給孟子，想與他交朋友，孟子接受了，但沒有回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註】一、平陸：今山東省汶上縣。
二、連：屋廬子的名。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

謝。當孟子住在平陸時，儲子當齊國的卿相，送禮物給孟子，想與他交朋友，孟子接受了，也沒回謝。過了幾天，孟子從鄒國到任國去，拜訪季子；從平陸到齊國去，卻不拜訪儲子。屋廬子高興地說：「這次我找到老師的漏洞了。」

屋廬子問說：「老師到任國去，拜訪了季子；到齊國去，卻不拜訪儲子，是因為儲子只是個卿相嗎？」孟子說：「不是的。《尚書・洛誥篇》說：『享獻之禮重在儀節，如

【註】一、儲子：春秋時齊國的大夫。

果儀節沒有到位，不能稱為享獻，因沒有用心在此享獻上。』是因為這樣不能稱為享獻。」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很高興，有人問他，屋廬子說：「季子不能親自到鄒國拜訪老師，儲子卻可以親自到平陸去拜訪。」

26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淳于髡說：「重視名譽功業的人，是為了濟世救民；不重視名譽功業的人，是為了獨善其身。先生位居齊國三卿的高位，在名譽和功業

【註】一、三卿：上卿、亞卿、下卿，都是爵位。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上，無論上輔君王，下濟百姓，都還沒建樹，就要離開齊國，一個仁人志士原來是這樣的嗎？」

孟子說：「身居卑賤的地位，不以自己的賢能，侍奉無德的君王，這是伯夷；五次前往商湯，五次前往夏桀的，這是伊尹；不厭惡污濁的君王，不拒絕當小官的，這是柳下惠。這三個人處世的方法各有不同，但目標都是一樣的。這一樣的東西指什麼？應該說是『仁。』君子也就是能做到仁就是了，何必處

處都相同呢？」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註】一、公儀子：即公儀休，曾任魯國的相國。

二、子柳：即泄柳，曾任魯繆公的卿。

淳于髡說：「魯繆公的時候，公儀子執政，子柳、子思當大臣，魯國的國土削減得更厲害了。像這樣賢能的人，對於國家也沒有什麼好處。」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孟子說：「虞國不任用百里奚，因而亡國；秦穆公重用他，而稱霸天下。不任用賢能的人就會滅亡，只是以削減國土，怎能行得通呢？」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　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註】一、王豹：齊國人，善於唱歌。

二、淇：衛國河流名。

三、綿駒：善於唱歌的人。

四、高唐：齊國的邑名。

五、華周、杞梁：齊國大夫，在齊國攻打莒國時戰死。他們的妻子聽到後，對著城牆痛哭，把城牆哭塌了。

淳于髡說：「從前王豹居住在淇水邊時，住在河西的人善於唱歌；綿駒居住在高唐時，住在齊國西部的人善於唱歌；華周、杞梁的妻子，善於哭夫，因而改變國家的風俗。內面有什麼，外面必體現什麼。做一件事情，卻看不到功效，我淳于髡從沒看過。因此說，是沒有賢能的人，如果有，我一定會知道。」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註】一、司寇：掌管獄政、糾察的官。

二、燔肉：祭祀用的熟肉，祭祀後將一部分賜給大夫。

孟子說：「孔子當魯國司寇的時候，不被重用，跟從君王去祭祀，祭肉沒有送到他這裡，於是顧不得脫下祭祀的帽子，就離開了。不了解孔子的人，以為他是為了祭肉的緣故；了解孔子的人，認為是為了魯君失禮而離開的。這是孔子想要擔些小罪過而離開，不想隨隨便便就離開。君子所做的事情，一般人本來就不容易了解的。」

27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註】一、五霸：此指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廬（或為宋襄公）。
二、三王：指夏、商、周第一代的帝王。

孟子說：「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如今的諸侯，是五霸的罪人；如今的大夫，是現今諸侯的罪人。天子到諸侯國去巡視，叫做巡狩；諸侯向天子朝見，叫做述職。天子巡狩，春天視察耕種的情況，彌補財力不足的百姓；秋天視察收藏的情形，賑濟糧食不足的百姓。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

進入諸侯的疆土，如果土地有開闢，田野有治理，老人得到供養，賢人受到尊敬，傑出的人在位當

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官，那麼就有封賞，以土地來封賞。進入諸侯的疆土，如果土地荒蕪，老人得不到供養，賢人不受尊重，聚斂的人當政，就有責罰。一次不朝拜，就降低他的爵位；兩次不朝拜，就削減他的封地；三次不朝拜，就將軍隊開進去。所以，天子出兵，是討而不是伐；諸侯出兵，是伐而不是討。

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

五霸，是聚合一部份諸侯，卻攻打一部份諸侯的人，所以說：『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在五霸之

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註】一、葵丘：今河南蘭考縣東。

二、歃血：結盟時的一種儀式。立盟時殺牲取血，盟誓者口含其血，或塗口旁，以表誠信。歃，讀煞。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

中，以齊桓公的影響最大。

在葵丘盟會諸侯，捆綁牲畜，把盟書放在牲畜身上，而沒有飲血。第一條盟約說：『聲討不孝順的人，不要廢立太子，不要立妾為妻。』第二條盟約說：『尊重賢人，培養人才，用來表彰有品德的人。』

第三條盟約說：『敬重老人，愛護幼小，不要怠慢賓客、旅客。』第四條盟約說：『士人的官職不可世

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代相傳，公家職務不可兼任，選用士人要得當，不可濫殺大夫。』第五條盟約說：『不可到處構築堤防，不可阻止鄰國來採購糧食，不可施行封賞而不告訴盟主。』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並說：『凡是參加盟約的人，既然參加盟約，就要恢復從前的友好關係。』如今的諸侯，都犯了這五條禁令，所以說：『現今的諸侯，是五霸的罪人。』助長君王的惡行，是小罪；逢迎君王的惡行，是大罪。現今的大夫，都是逢迎君王的

28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註】一、慎子：名滑釐，是一位善用兵的人。
二、南陽：在泰山西南。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惡行，所以說：『現今的大夫，是如今諸侯的罪人。』」

魯國要讓慎子當將軍，孟子說：「不教導人民作戰而派去戰場，這叫殘害百姓。殘害百姓的人，在堯舜時代是不容許的。即使一次戰爭，就打贏了齊國，收復了南陽，這樣尚且不可以。」

慎子勃然不高興地說：「這個卻是我弄不明白的。」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孟子說：「我明白地告訴你，天子的土地方圓千里，如不夠千里，就不足以接待諸侯；諸侯的土地方圓百里，如果不夠百里，就不足以守護祖宗留下來的典章制度。周公封於魯地，其地方圓有一百里，土地不是不夠，可是實際少於一百里。太公封於齊地，其地也是方圓一百里，土地不是不夠，可是實際少於一百里。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現今魯國，有五個方圓一百里的土地，你認為如有聖王興起，那麼魯國的土地是會減少呢？還是會增多呢？不用兵力將他諸侯的土地，取來給這諸侯，仁人尚且不會去做，何況是用殺人的手段去取得呢？君子侍奉君王，務必引導君王走向正道，用心於仁道罷了。」

29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孟子說：「如今侍奉君王的人都說：『我能為君王開闢土地，充實府庫。』現今所謂的良臣，卻是古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代所謂的民賊。君王不嚮往道德，不用心行仁道，一心只求富足，這等於是使夏桀富足。

『我能替君王會約盟國，打戰一定勝利。』現今所謂的良臣，卻是古代所謂的民賊。君王不嚮往道德，不用心行仁道，一心只為了打勝戰，這等於是輔助夏桀。順著如今的道路走下去，不改變現今的風俗，雖然把天下交給他，他連一天都坐不穩的。」

30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說：「我想把稅率定為二十抽一，怎樣呢？」

【註】一、白圭：名丹，曾做過魏國的宰相。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孟子說：「你的方法，是貉國實行的方法。如果一個國家，有上萬戶人家居住，只有一個人製造陶器，那可以嗎？」

【註】一、貉：古代北方的一個小國。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白圭說：「不可以，陶器會不夠用的。」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工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孟子說：「貉國這個地方，五穀都不能生長，只有黍米可以生長，沒有城牆、宮室，也沒有宗廟祭祀的禮儀，沒有國家間的外交，沒有互贈禮物和享宴，沒有各種官吏，因此二十取一就足夠了。

如今居住在中原的國家，去除人倫，不設官吏，那怎麼能行呢？陶器太少，尚且不能供應全國，何況沒有官吏呢？想要比堯舜時稅率還輕的，就是大貉、小貉；想要比

31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堯舜時稅率還輕的，就是大桀、小桀。」

白圭說：「我治水的方法，比禹帝要強。」

孟子說：「你錯了，禹帝治理洪水，順水性而引導，因此禹帝是將水導入四海。如今你的治水，是將水導入鄰國，水逆流而行，稱為洚水。這洚水，就是洪水，這是仁人所厭惡的。你錯了。」

32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33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

「有知慮乎？」曰：「否。」

孟子說：「君子不講信用，怎能有操守呢？」

魯國要讓樂正子執政，孟子說：「我聽說這件事，高興得睡不著。」

公孫丑說：「樂正子剛強果斷嗎？」孟子說：「不。」

公孫丑說：「他有智慧善於謀劃嗎？」孟子說：「不。」

「多聞識乎？」曰：「否。」

公孫丑說：「他見識廣博嗎？」孟子說：「不。」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

公孫丑說：「那您為什麼會高興得睡不著呢？」孟子說：「他的為人，喜納善言。」

「好善足乎？」

公孫丑說：「喜納善言就足夠了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

孟子說：「喜納善言，治理天下就綽綽有餘，何況是治理魯國呢？執政的人如果喜納善言，那麼全天下

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

【註】一、訑訑：讀遺遺。聽別人意見時，不耐煩的樣子。

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的人，都會不遠千里而來，把善言告訴他；執政的人如果不喜納善言，人們就會學他說：『嗯，嗯，我已經知道了。』

嗯嗯的聲音表情，會把人拒於千里之外。士人在千里之外停止腳步，那麼喜歡進讒言，當面阿諛奉承的人就會來到。和喜歡進讒言，當面阿諛奉承的人相處在一起，想要把國家治理好，可以做得到嗎？」

34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註】一、陳子：即陳臻，孟子的學生。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陳子說：「古代的君子，要什麼情況才會當官？」

孟子說：「前去當官有三種，離去官職有三種。非常恭敬以禮相待，允諾所建言都要實行，就去任職；禮貌雖未減少，建言卻不能實行，就離職。其次，雖然未能實施建言，卻能非常恭敬相迎，就去任職；當禮貌衰減時，就離職。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最下等的，從早到晚都吃不上飯，餓得走不出家門，君王知道了，說：『我從大的方面說，不能推行他的方法，又不能聽從他的建言，使他在我的土地上挨餓，我為此感到慚愧。』因而賑濟他，這樣也還可接受，只是為避免一死而已。」

35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孟子說：「舜帝從田野中發跡，傅說從築牆的工作中被提拔，膠鬲從販賣魚鹽中被推薦，管仲從管理獄政中被選用，孫叔敖從偏遠的海邊

【註】一、畎畝：田地。畎，讀犬。

二、傅說：讀父月。殷武丁時人，在傅險築牆，後被武丁發現，舉用為相。

三、版築：古代築牆的方法，以兩板相夾，填入泥土，用杵搗實，拆板成土牆。

四、膠鬲：殷紂王時人，曾以販賣魚、鹽為生，周文王將他舉薦給紂，後輔佐周武王。

五、管夷吾：即是管仲，字夷吾。鮑叔牙將他舉薦給齊桓公為相國，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代的霸主。

六、孫叔敖：春秋時楚國的隱士，隱居海邊，被楚王發現後，任為令尹，即宰相。

被選用，百里奚從畜牧業中被買來。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

所以上天要將重大的責任，降在那人的身上，必定先使他的心神苦

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註】一、法家拂士：法家，指守法度的大臣。拂士，指輔政的賢士。

惱，使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的體膚挨餓，使他遭受困窘空乏，使他諸事不順而心煩意亂，以此來磨練他的心性，堅強他的性格，增加他的能力。

人經常犯過錯，然後才會改進；心中困苦，思慮受阻，然後才會奮發；體現在神情上，生發在言語中，然後別人才會明白。在國內沒有遵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輔政的士人；在國外沒有能抗衡的國家，和外在的憂患，國家通常會滅亡。

36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從此以後，才知道憂慮禍患，可以使人生存；然而安逸享樂，會使人滅亡。」

孟子說：「教誨的方法有很多種。我不屑去教誨他，也是教誨的方法之一。」

卷下——盡心上

01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說：「充份發揮善良的本心，就可知曉人的本性；知曉人的本性，就可知道天命。保存善良的本心，養護至善的本性，這就是侍奉上天；不論壽命長短，都能夠專心，修養自身，等待天命，這就是安身立命。」

02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

孟子說：「一切沒有不是天命決定的，要能順應天命行事才是正確。所以知道天命的人，不站立在倒塌

梏死者，非正命也。」

【註】一、桎梏：束縛犯人的刑具。

的危牆下。能盡力為實行大道而死的人，正是順應天命；犯法而被處死的人，就不是順應天命了。」

03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說：「有能尋求就可得到的，不尋求就會失去。這是有益於獲得的尋求，因為所尋求操之在我。尋求有一定的方法，能否得到決定於天命，這是無益於獲得的尋求，因為能否求得，決定在自身以外。」

04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

孟子說：「一切萬物都為我所準備。反省自身如果是真誠的，這是

求仁莫近焉。」

最大的快樂。勉勵自己行於恕道，這是求得仁德最接近的了。」

05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孟子說：「實行而不知為何實行，習以為常卻不知其所以然，終其一生都是如此，然而不知道其原因的，就是普通人。」

06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說：「人不可以沒有羞恥心，不知羞恥的羞恥，才是真正的羞恥。」

07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說：「羞恥心對人來說，是很重要的。行巧詐之事的人，是不必有羞恥心的。不把比不上人當羞恥，怎能比得上別人呢？」

08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說：「古代的賢明君王，喜歡真善而忘了權勢；古代的賢士，何嘗不是如此呢？喜歡行正道，而忘了別人的權勢。因此王公貴族不對他禮敬有加，就不可能經常看到他；會見次數尚且不多，何況要把他當做臣子呢？」

09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孟子對宋句踐說：「你喜歡遊說君王嗎？我和你說有關遊說之事。別人知道你，你要自得其樂；別人不知道你，也要自得其樂。」

【註】一、宋句踐：姓宋名句踐，生平不詳。
二、囂囂：安詳自得的樣子。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宋句踐說：「要怎樣才能自得其樂呢？」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

孟子說：「崇尚品德，喜歡道義，就可以自得其樂。因此，士人窮困時，不喪失義理，得志時不背離正道。窮困不喪失義理，所以士人能

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自得其樂；得志時不背離正道，所以百姓對他不會失望。古時的人，在得志的時候，能施恩澤於百姓；在不得志的時候，修養自身顯現於世間。窮困時能夠獨善其身，在得志時能夠兼善天下。」

10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說：「等待周文王那樣的賢能再奮發的，是普通的百姓；如果是傑出的人才，雖然沒有周文王，也是能夠奮發的。」

11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

孟子說：「再加上韓、魏兩家的財

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勢，如果還不因此而自滿，那麼這種人，就遠遠超過平常人了。」

【註】一、欲：同坎，視盈若虛的樣子。

12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說：「本著讓百姓安逸的原則，去役使百姓，百姓雖然勞苦，也不會怨恨；本著讓百姓生存的原則去殺人，雖然死了，也不會怨恨殺他的人。」

13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

孟子說：「在霸主的領導下，百姓過得很快樂；在聖王的庇護下，百姓能怡然自得。他們即使被殺，也不會怨恨，受到恩惠，也不會酬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註】一、驩虞：同歡娛。
二、皞皞：讀浩浩，廣大自得的樣子。

14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謝，百姓一天天向善，也不知道誰使他們如此。有德君子所經過的地方，百姓受到感化；所停留的地方，會產生神奇的效果，他的上下都能與天地共同運轉，豈可說只是小小的補益呢？」

孟子說：「仁德的言辭，比不上仁德的聲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比不上良好的教育深得民心。良好的政治，使百姓敬畏；良好的教育，使百姓喜愛。良好的政治，能得到百姓的財貨；良好的教育，能

得到民心。」

15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說：「人不用學習就能做到的，那是良能；不用思考就能知道的，那是良知。懷抱中幼兒沒有不知道愛他的父母，等到他長大後，沒有不知道尊敬兄長。親愛父母，就是仁；尊敬兄長，就是義。這沒有別的原因，由於仁義可以通達天下。」

16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

孟子說：「舜居住在深山裡，和樹木、石頭共處，與鹿、豬相交遊，

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他和深山住的人們不同之處很少。等到他聽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所受的感動，如同江河潰堤，水勢豐沛不能阻擋。」

17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說：「不要做自己所不想做的事情，不要想得到自己不想得到的東西，這樣就可以了。」

18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說：「人之所以能擁有道德、智慧、技藝、知識，常常是由於災禍的緣故。只有那些孤立無援的大臣，以及地位卑賤的庶子，他們平

【註】一、孤臣孽子：孤臣，被疏遠的臣子。孽

子，非嫡系的孩子，又稱庶子，地位卑賤。

時操心不得安寧，他們的憂慮災患更深，所以才能通達事理。」

19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說：「有侍奉君王的人，把侍奉君王當作快樂；有安定國家的大臣，把安定國家當作快樂。有天降的良民，知道其才能可行道於天下，然後才出來行道；有才德兼俱的大人，他們先端正自己，然後萬物也隨著端正。」

20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說：「君子有三種快樂的事，然而以德服天下，不在其中。父母都存在，兄弟沒災禍，是第一種快樂事；抬頭不愧於天，低頭不愧於人，是第二種快樂事；能得到天下優秀的人才而教育他們，是第三種快樂事。君子有三種快樂事，而以德服天下，並不在其中。」

21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

孟子說：「擁有廣大的土地，眾多的百姓，是君子所想得到的，但他們的樂趣並不在此；居於天下的中

存焉。君子所性，雖大刑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註】一、大刑：通大行，理想、抱負行於天下。

二、睟：讀歲，顏色潤澤。

三、盎：顯露、充滿。

間，安撫天下的百姓，君子以此為快樂，但他們的本性不在此。君子的本性，即使他的理想通行天下，也不會有所增加；雖然困窮隱居，也不會因而減損，因為他的本性已經穩定了。君子的本性，仁義禮智已根植於內心，所形於外表的神色，是溫潤和順，流露在臉上，充滿於肩背，推及於全身肢體，在肢體的動作，不必言說，就能使人明白。」

22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孟子說：「伯夷躲避商紂，居住在北海海邊，聽到周文王興起，高興地說：『為何不歸附西伯呢？我聽說西伯善於養護老人。』姜太公躲避商紂，居住在東海海邊，聽到周文王興起，高興地說：『為何不歸附西伯呢？我聽說西伯善於養護老人。』」天下有善於養護老人的，那仁人會把他當做自己的歸宿。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

每家有五畝的住宅，在牆下種植桑樹，婦女靠它養蠶，那老年人就能

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穿絲綿的衣服了。每家有五隻母雞，兩頭母豬，不要錯過養殖期，老人家就有肉可吃了。每家有一百畝的田地，男人去耕種，一家八口就能吃飽了。

所說的西伯善於養護老人，是他制定土地制度，教導百姓種植桑田，養殖牲畜，教導他們的妻子兒女奉養老人。五十歲的人，沒有絲帛穿，就不覺得暖和，七十歲的老人，沒有肉可吃，就不覺得飽。穿不暖吃不飽，就叫挨餓受凍。周文

23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王的百姓，沒有挨餓受凍的老人，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孟子說：「治理好田地，減輕稅收，可以使人民富裕。食用要合時節，用錢合乎禮數，財富可用不盡了。人民沒有水和火就不能生活，黃昏夜晚向他家敲門要水、火，沒有不給的，因為水、火極其充足。聖人治理天下，應使糧食如同水、火一樣多；如果糧食如水火一樣多，然而百姓怎會有不仁慈的呢？」

24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註】一、東山：即蒙山，今山東蒙陰縣南。
二、太山：即東嶽泰山。

孟子說：「孔子登上東山，就覺得魯國變小了；登上了泰山，就覺得天下變小了。看過大海的人，一般的河水就難受到稱讚了；在聖人門下遊過學的，一般的言論就難受到稱讚了。觀賞水有方法，一定要觀賞它的波瀾。太陽月亮都有光輝，只要有空隙都能照得到。流水這種東西，不把小坑洞灌滿，就不會繼續往前流動；君子有志於追求大道，不到達一定程度不能通達。」

25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註】一、孳孳：勤勉努力。同孜孜。

孟子說：「雞叫就起床，孜孜不倦做善事的，是和舜帝同類的人；雞叫就起床，努力不停追求利益的，是和盜蹠同類的人。想要知道舜帝和盜蹠的分別，沒有別的，在求利益和做善事不同而已。」

26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

孟子說：「楊朱主張一切為自己，如果拔下一根毛以利益天下，他都不肯。墨翟主張兼愛，就是磨光頭頂，走破腳跟，只要能利益天下，他就去做。子莫主張中道而行，主

也，舉一而廢百也。」

【註】一、楊子：名朱，戰國初期魏國的哲學家，重視個人利益，反對別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侵奪他人。

二、墨子：名翟，戰國初期宋國的思想家，主張兼愛。

三、子莫：戰國時魯國人。

27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張中道就差不多了，但執守中道缺乏變通，就是執著於一點。厭惡執著一點的人，是由於它損害大道，舉用一種而廢除百種。」

孟子說：「饑餓的人感覺任何食物都好吃，口渴的人覺得任何飲料都甘美，他不知道飲料、食物的正常味道，是被饑餓和口渴的損害。難道只有嘴巴和肚子會受到饑渴的損害嗎？人心也會有此類的傷害。如

28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29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註】一、軔：同仞，古代量詞，七尺或八尺為一仞。

果能不把饑渴類的損害，變成對心的傷害，那就不會把趕不上別人，當做憂患了。」

孟子說：「柳下惠，不會因當了三公的高官，改變他的操守。」

孟子說：「有作為的人有如挖井一樣，雖然挖了六、七丈深，但還沒挖到泉水，仍然是一口廢井。」

30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孟子說：「堯、舜二帝施行仁政，是本性使然；商湯、周武王施行仁政，是身體力行；五霸施行仁政，是假借名義。然而長時間假借而不返回，怎會知道他不是真正施行仁政呢？」

31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

公孫丑問說：「伊尹說：『我不親近那些違反道義的人，因此把太甲放逐到桐邑，百姓非常高興。等到太甲變賢明了，又讓他回來當君王，百姓非常高興。』賢能的人當

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32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註】一、素餐：白吃飯。

了臣子，如果他的君王不賢明，本來就可以將他放逐嗎？」孟子說：「有如伊尹的心志便可以，如果沒有伊尹的心志，就成了篡位了。」

公孫丑問說：「《詩經・魏風・伐檀篇》說：『不白吃飯啊！』君子不耕種，卻可獲得食物，為什麼呢？」孟子說：「君子住在一個國家，君王任用他，這個國家便可得到安寧、富足、尊貴、榮耀；國中的子弟追隨他，便會孝順父母，敬愛兄長，忠實守信。『不白吃飯

33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註】一、王子墊：齊王的兒子，名墊。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啊！』還有誰比這貢獻更大呢？」

王子墊問說：「士人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呢？」孟子說：「士人要崇尚志向。」

王子墊又問說：「什麼叫做崇尚志向呢？」孟子說：「實行仁義就是了。殺死一個無罪的人，就是不仁；不是自己的，強行奪取，就是不義。士人應該住哪裡？仁就是；士人應該走何路？義就是。居住在仁，行走在義，大人所做的事就齊

34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註】一、仲子：即陳仲子，先祖為陳國公族，先祖陳公子完，為避戰亂逃到齊國，改為田氏，所以陳仲子又稱田仲，是當時的賢人。

35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

備了。」

孟子說：「陳仲子，以不義的方法給他齊國，他也不會接受，別人都相信他，對他而言，只是如捨棄一簞飯，一碗湯的意義。人的罪過，沒有比不講究父兄君臣尊卑更大的了，如果只因相信小事的廉潔，就去相信他在大事上的人倫，那怎麼可以呢？」

桃應問說：「舜當了天子，皋陶當了法官，如果瞽瞍殺人，那該怎麼

子曰：「執之而已矣。」

【註】一、桃應：孟子的學生。

辦呢？」孟子說：「把他抓起來就是了。」

「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桃應又問說：「那麼舜帝不會去制止他嗎？」孟子說：「舜帝怎能去制止他呢？皋陶抓人是有依據的。」

「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桃應又問說：「那麼舜帝該怎麼辦呢？」孟子說：「舜帝把放棄天下，有如丟棄鞋子一樣。他會偷偷地背著父親逃跑，沿著海邊住下來，一生都高高興興的，快樂地忘

36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註】一、范：齊國地名，在今山東省范縣東南二十里，是魏國與齊國間的要道。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

了天下。」

孟子從范邑到齊國，遠遠看到齊王的兒子，長嘆一聲說：「居處環境能改變人的氣質，所得的奉養能改變人的體質，居處環境實在太重要了。他不也是人家的兒子，為何會比人特別呢？」

孟子接著說：「王子的住所、車馬和衣服，大多和別人一樣，那王子卻能與眾不同，是因所居住的環境使他這樣的，何況是居住在天下最

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註】一、垤澤之門：宋國的城門。垤，讀跌。

37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註】一、幣：指禮物。

寬廣的仁宅呢？魯國的君王到宋國去，在宋國的東南城門下喊話，守城的人說：『這個人不是我們的君王，為何他的聲音和我們的君王相似呢？』這沒有別的原因，由於居處環境相同罷了。」

孟子說：「對於賢人只給吃的，而不愛護他，就如同養豬一樣地接待；只知愛護而不知尊敬，就有如養獸類禽畜一樣。恭敬的心，是應該在送禮物之前就具備的。徒具恭敬的外表，卻沒有恭敬的實質，君

38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39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子是不會被虛假所留住的。」

孟子說：「人的形體容貌，是與生俱來的，只有聖人能夠經過修養，無愧於天性。」

齊宣王想要縮短服喪的時間，公孫丑說：「父母去世能服一年的喪，不是比不服喪要好嗎？」孟子說：「這如同有人要扭他哥哥的胳膊，你教導他說，姑且慢慢地扭，重要是要教導他，孝順父母敬愛兄長才是。」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40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

有一個王子死了母親，他的師父替他請求守幾個月的喪，公孫丑問說：「像這樣要怎麼辦呢？」孟子說：「這王子是想服完三年喪，卻做不到，即使多服一天，也比不服喪要好，這是對於那些沒有人禁止他，而自己不願意服喪的人說的。」

孟子說：「君子實行教化的方式有五種：有如及時雨滋潤萬物的，有幫助成就德行的，有培養才能的，

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註】一、私淑艾：不是直接作為學生，是自己仰慕而私下自學的。

41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註】一、繩墨：木工取直用的工具。

有解答疑問的，有藉學養而使人私下受到教誨的。這五種方式，就是君子用來實行教化的。」

公孫丑說：「道確實很高、很美，就有如登天一樣，好像不能到達。為何不能使它成為可到達的目標，而讓人可以天天努力追求呢？」孟子說：「高明的木匠不會因笨拙的木工，改變或廢棄規矩；后羿不會因笨拙的射手，改變他拉弓的原則。君子教導人，有如射手拉滿

二、彀率：讀夠律。拉開弓的標準。

42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43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

弓，卻不把箭射出去，做出躍躍欲試的樣子。他站在正確的立場，賢能的人才會追隨他。」

孟子說：「天下政治上軌道，就終身行道；天下政治黑暗，要為道獻身。從沒聽說過，犧牲道來迎合人的。」

公都子說：「滕更在您的門下時，您好像都以禮相待，卻不解答他的問題，為什麼呢？」孟子說：「依恃自己高貴的地位發問，依恃自己

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註】一、滕更：滕國國君滕文公的弟弟，曾就學於孟子。

44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45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的賢能發問，依恃自己年長發問，依恃自己有功勞發問，依恃自己的老交情發問，都屬於我不回答的範圍。滕更有了其中兩項。」

孟子說：「對不該停止的事卻停止了，那麼就沒有什麼事不能停止了；對於該厚待的人卻薄待了，那麼就沒有誰不可薄待了。前進太快的人，他後退也很快。」

孟子說：「君子對待萬物，要愛護而不必施以仁德；對待百姓，要施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46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註】一、緦：讀思，細麻布，乃服喪三個月的孝服，為女婿為岳父母所服的孝服。

以仁德而不必親愛。君子親愛親人，進而施仁德給百姓；施仁德給百姓，進而愛及萬物。」

孟子說：「有智慧的人，本來就無所不知，但應先處理目前最急迫的事情；仁慈的人，本來就無所不愛，但要以親愛賢人為急切要務。堯舜的智慧雖高，卻不能知道所有的事物，他們急於知道首要任務；堯舜的仁德雖大，卻不能親愛所有的人，他們急於親近賢能的人。不能守三年的喪禮，卻仔細講究緦麻

三月、小功五月的喪禮；用餐大口吃飯，大口喝湯，卻講求不用牙齒咬斷肉乾，這就叫做不識時務。」

二、小功：服喪五個月的孝服。
三、歠：讀綽，飲食。
四、齒決：用牙齒咬東西。

卷下──盡心下

47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說：「梁惠王實在沒有仁德啊！有仁德的人，將恩澤施給所親愛的人，再推及他所不親愛的人；沒有仁德的人，將禍害加在不親愛的人，再波及所親愛的人。」公孫丑問說：「這是什麼意思呢？」

孟子說：「梁惠王因為土地的緣故，不惜犧牲百姓的軀體去爭戰，打大敗戰後，又再繼續作戰，唯恐不能戰勝敵人，又驅使他心愛的

子弟去作戰送死。這就是將禍害加在不親愛的人，再波及所親愛的人。」

48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說：「春秋時代沒有為正義的戰爭，一方比另一方好一些，那是有的。所謂的征，是上級的天子討伐下級的諸侯，地位相等的諸侯國，是不可互相征伐的。」

49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

孟子說：「完全相信《尚書》，倒不如沒有《尚書》。我在《尚書‧武城篇》，從中只取二三頁就可以

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註】一、武城：此篇早已亡失，現存者為後人偽作。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

知道了。仁慈的人可無敵於天下，像周武王這樣仁慈的人，去討伐商紂這樣不仁慈的人，怎會讓鮮血流得足以將木杵漂流呢！」

50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孟子說：「有人說：『我善於佈陣，我善於作戰。』這是大罪過。國君喜好仁德，就可以天下無敵了。商湯向南方征討，北方的民族就埋怨；從東方征討，西方的民族就埋怨，說：『為什麼不先來我這裡呢？』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周武王討伐殷商時，戰車三百輛，勇士三千人，武王說：『不用害怕，我是要來讓你們安寧的，不是與你們為敵的。』殷商的百姓都額頭觸地叩首，發出聲響如同山崩一樣。『征』的意思就是『正』，每個人都能端正自己，哪用得著戰爭呢？」

51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說：「木匠車工能將規矩法度傳授給他人，卻不能使學習的人，都能獲得好技巧。」

52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註】一、糗：乾糧。
二、袗衣：華貴的衣服。袗，讀枕。
三、果：侍女。

孟子說：「舜帝在吃乾糧、野菜的時候，以為一生就是這樣度過。等他當了天子之後，穿著紋飾的華貴衣服，彈著琴，又有堯帝兩個女兒服侍他，就好像原本就擁有這一切一樣。」

53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孟子說：「我從今以後才知道，殺死他人親人的嚴重性。殺死他人的父親，他人也來殺死我的父親；殺死他人的兄長，他人也來殺死我的兄長。那麼，父親和兄長雖然不是

自己殺死的，但也相差不了多少了。」

54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孟子說：「古時候設立關卡，是準備用來抵禦強暴的；如今設立關卡，是準備用來施行強暴的。」

55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說：「本身不實行大道，連自己的太太兒女都行不通；使喚人不遵守道理，連自己的太太兒女都使喚不了。」

56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說：「財富充裕的人，荒年不能讓他窮困；平時積德深厚的人，

亂世不能讓他迷惑。」

57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說：「喜好美名的人，能夠將擁有千乘之國讓給他人；如果不是這種人，就連一筐飯、一碗湯讓給他人，都會有不愉快的神情。」

58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說：「不信任仁德賢能的人，那麼國家就會空虛；不講求禮義，那麼上下的關係就會混亂；不做好行政管理，那麼國家的財物資源就會缺乏。」

59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孟子說：「不推行仁政而能得到國家，那是有的；不推行仁政而能得到天下，那是沒有的事。」

60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乾旱水溢，則變置社稷。」

【註】一、粢：讀資，粟米。

孟子說：「人民最重要，其次是社稷，君王最輕。因此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就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的賞識，就可以做諸侯；得到諸侯的賞識，就可以做大夫。如果諸侯危害國家，那麼就可改立諸侯。犧牲已經肥壯了，祭品已經潔淨了，祭祀也按時舉行，然而還是發生

旱災水災，那就要改變社稷的神壇了。」

61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說：「聖人，是百代後人的老師，比如伯夷、柳下惠就是了。所以聽到伯夷的風範，貪婪的人變成廉潔，懦弱的人也會立大志向；聽到柳下惠的風範，淺薄的人會變敦厚，小氣的人也會變成大度量。百代以後，聽到他們風範的人，沒有不為之振作的。如果不是聖人，能有如此的作為嗎？更何況是親自受到聖人薰陶的人呢？」

62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說：「仁的意思，就是人；兩個合起來說，就是道。」

63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說：「孔子離開魯國時，說：『我們慢慢地走吧！』這是離開祖國的態度；離開齊國時，把洗好的米尚未煮就帶著走，這是離開他國的態度。」

64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註】一、戹：同厄。受困。

孟子說：「孔子被圍困在陳國、蔡國之間，是因為和該國上下君臣，都沒有交往的緣故。」

65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註】一、貉稽：人名，身世不詳。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貉稽說：「我貉稽的口碑不好。」

孟子說：「沒有關係，士人厭惡這種多口舌說是非的人。《詩經・邶風・柏舟篇》說：『我心中有許多隱憂，都是得罪一些小人而來。』就是指孔子；又說：『不能消除別人的怨恨，也不會損害自己的聲譽。』就是指周文王。」

66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說：「賢能的人先弄清楚事情，然後再使人清楚；如今的人，對事情昏沉無知，卻要讓人清楚。」

67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註】一、高子：齊國人，孟子的學生。

孟子對高子說：「山間的小路很窄小，專心努力去走，就會變成一條道路；如果隔了一些時間不去走，又會被茅草塞住了。現在的茅草已經塞住你的心。」

68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註】一、蠡：讀離，要斷的樣子。

高子說：「禹帝時的音樂，要勝過周文王時的音樂。」孟子說：「這是如何說呢？」

高子說：「因為禹帝所傳下來的樂鐘、鐘紐都快要斷了。」孟子說：「這怎足以說明呢？城門下的車輪軌跡，難道只是兩匹馬造成的嗎？」

69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註】一、棠：指棠邑，今山東省魚臺東。

齊國發生饑荒，陳臻說：「國中的人都以為先生，您會再次勸說齊王，打開棠邑的糧倉，來賑濟災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註】一、嵎：讀於，山勢彎曲的險阻處。

二、攖：讀嬰，迫近。

民，恐怕不能再如此了吧？」

孟子說：「再這樣做就成為馮婦了。晉國有叫馮婦的人，擅長和老虎搏鬥，後來成為一個善人。有一次到野外去，有很多人在追趕一隻老虎，老虎背依山險，沒有人敢迫近他。他們看到馮婦來了，就趕緊往前迎接。馮婦挽起袖子，舞著手臂跳下車來，眾人都很高興，但那些士人卻譏笑他。」

67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說：「口對於美味，眼睛對於美色，耳朵對於美聲，鼻子對於香味，手足四肢對於安逸，這些都是天性，但能否得到，決定於命運，君子不把它們看成天性所致。仁慈對於父子，義理對於君臣，禮儀對於賓主，智慧對於賢人，聖人對於天道，是屬於命運的作用，但也有天性的作用，但君子不把它們看成命運的作用。」

71 浩生不害問：「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註】一、浩生不害：姓浩生，名不害，齊國人。

「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浩生不害問說：「樂正子是什麼樣的人呢？」孟子說：「是好人，是實在的人。」

浩生不害又問說：「什麼叫做善？什麼叫做信？」孟子說：「值得喜歡的就是善，優點確實存在他身上就是信，使好處充滿他身上稱為美，充實而又能發出光輝稱為大，大而又能化育萬物稱為聖，聖能達到不可測度的境界稱為神。樂正子

是具有善和信兩者，但還沒有達到美、大、聖、神的境界。」

72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註】一、苙：讀立，畜欄、豬圈。

孟子說：「避開墨翟學派，必然歸入楊朱學派；避開楊朱學派，必然歸入儒家學派。既然回歸了，就接受他罷了。如今和楊朱、墨翟學派辯論的人，就如同追趕走失的豬，既然已經回到豬圈，還要接著將牠的腳綁好。」

73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

孟子說：「有徵收布帛的稅，有徵收糧食的稅，有徵收人力的稅。君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74

孟子曰：「諸侯之寶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75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子只採用其中的一種，對於另外的兩種，暫不使用。如果同時徵收兩種稅，人民就會有餓死的；如果同時徵收三種稅，那麼父子就會離散了。」

孟子說：「諸侯的寶貝有三種：土地、人民、政治。把珍珠、美玉當寶貝的，災禍一定會降到他身上。」

盆成括在齊國當官，孟子說：「盆成括要死了！」盆成括被殺，學生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註】一、盆成括：姓盆成名括，戰國時人，有小才能，卻不知修身立德的道理，到齊國當官，孟子以為他自尋死路。

問說：「老師怎麼知道他會被殺死呢？」孟子說：「他這個人有點小聰明，但不知道君子的大道理，這就足以招來殺身之禍了。」

76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

【註】一、上宮：孟子在滕國講學的地方。
二、廋：讀搜，搜求。

孟子到滕國，住在上宮。有一雙沒有編織好的草鞋，放在窗臺上不見了，旅館的人來找，卻沒有找到。有人問孟子說：「這麼看來，好像是您的隨從把草鞋藏起來了吧？」

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孟子說：「你們以為他們是為偷鞋子來的嗎？」那人回答說：「大概不是吧！」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接著又說：「可是先生開設科目招收學生，離開的不追問，新來的不拒絕，只要有心要來求學，都一律接受，難免有操守不一致的情形吧！」

77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

孟子說：「人人都有不忍心做的事，把這心情推展到他所忍心做的事，就是仁德。人人都有不願意

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做的事，把它推展到他想做的事，就是道義。人如果能把不想害人的心推展開來，那麼仁德就會用不完了；人如果能把不挖洞越牆的心推展開來，那道義就用不完了。人如果能把不受人輕視的心推展開來，那麼到那裡，行為都會合乎道義。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註】一、餂：讀舔，探取。

對於士人，不可和他說，卻說了，就是用言語來試探對方，以此來取得利益；可以和他說，卻不說，這是用沉默來試探對方，以取得利益，這些都是挖洞、越牆之類的行為。」

78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說：「言語淺近而意義深遠的，是善言；慎守簡約而廣施博大的，是善道。君子的言論，說的都是目前的事情，然而道理就在其中；君子的操守，從修養自身開始，進而使天下太平。世人的毛病，在於捨棄自己的田地，卻去耕耘他人的田地，要求他人的太多，然而對自己的要求卻很少。」

79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

孟子說：「堯舜二帝的仁德，是本有的天性；商湯和周武王的仁德，

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80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

是經過修身反省而回復天性。舉止言行都切中禮法的，這是德行豐盛到了極點。為死者哭泣而哀傷，不是為了給活人看；依據道德去做，不去違反禮法，不是為了謀求官職；言語一定要信實，不是為了讓人知道他的端正。君子按照法度行事，去等待天命的安排而已。」

孟子說：「去遊說達官貴人，先要輕視他，不要在意他高高在上的樣子。他們所住殿堂的階梯有幾丈高，屋簷有幾尺寬，我得志時，就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註】一、榱題：也稱出檐，是屋檐下的椽子頭，此指屋檐。榱，讀摧。

81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不會這樣做；他們吃飯時，好酒菜擺滿了幾丈寬，侍候的姬妾有幾百人，我得志時，就不會這樣做；他們盡情飲酒作樂，馳騁射獵，隨從的車上千輛，我得志時，就不會這樣做。他們的所做所為，都是我所不做的；我所做的，都是合乎古代的制度，我為何要怕他們呢？」

孟子說：「修養心性，沒有比減少慾望更好的方法。他的為人如果少慾望，雖然善性有所缺失，也不會失去太多；他的為人如果慾望很

多，雖然善性仍有保存，也不會太多了。」

82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

【註】一、羊棗：即黑棗，因形狀色澤如羊屎，故稱羊棗。

二、膾炙：細切的熟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晳喜歡吃羊棗，曾子因而不忍心吃羊棗。公孫丑問說：「細切的熟肉與羊棗，哪一種好吃？」孟子說：「細切的熟肉好吃。」

公孫丑又問說：「那麼曾子為什麼吃細切的熟肉，而不吃羊棗呢？」孟子說：「喜歡吃細切的熟肉，是大家共同的喜好；喜歡吃羊棗，

83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

是曾皙獨特的喜好。就如同避諱一樣，只避名，不避姓，因為姓是同族共有的，名卻是一個人所獨有。」

萬章問說：「孔子在陳國時說：『為何不回去啊！我鄉里的士人志氣大，狂放，積極進取，不忘記當初的志向。』孔子在陳國時，為何思念魯國那些狂放的士人呢？」

孟子說：「孔子曾說：『得不到行中庸之道的人而傳授，那只能傳授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註】一、狂獧：過於進取或過於保守。獧，讀倦。

給過度進取或過度保守的人了。』孔子難道不願意傳授給守中庸之道的人嗎？不可能一定得到，所以只好想傳給次一等的了。」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註】一、琴張、曾皙、牧皮：都是孔子的學生。

萬章又問說：「請問怎樣才是狂放的人呢？」孟子說：「有如琴張、曾皙、牧皮等人，是孔子所稱狂放的人。」

「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

萬章接著問說：「為何說他們是狂放的人呢？」孟子說：「他們的志向遠大，口氣也大，總是說：

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註】一、嘐嘐：讀消消，志氣遠大，口氣不凡。

二、鄉原：也作鄉愿。指看起來謹慎忠厚，事實上沒有是非原則，苟同世俗，只為博取好名聲的人。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

『古代的人！古代的人！』但考察他們的行為，卻不能與所說的話符合。狂放的人不容易得到，便想找那些不屑去做有辱自身的人，來傳授給他們，這種人就是狷介的人，這又是再次一等的。孔子說：『經過我家門口卻不進屋裡，我不對此事感到遺憾，恐怕只有那些偽善人罷了。偽善人，是傷害道德的賊匪。』」

萬章又問說：「怎樣的人可稱為鄉愿呢？」孟子說：「這種人批評狂

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註】一、踽踽：讀舉舉，形容一個人孤獨行走。

二、閹然：巴結逢迎的樣子。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放的人，為何心志高遠，說話狂妄呢？經常說話不顧行為，行為不顧說話，遇人就說：『古代的人！古代的人！』又批評狷介的人，為何做事要特立獨行呢？生存在這世界上，就要迎合世道，讓他人說好就可以了。這種曲意逢迎，諂媚世人的人，就是鄉愿。」

萬章又問說：「全鄉的人都說他是好人，無論到哪裡都說他是好人，孔子認為這種人是賊害道德的人，為什麼呢？」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

孟子說：「這種人想指責他，卻舉不出他的缺點，想責罵他，卻找不到理由，他只是與世俗同流合污，平時好像是忠厚老實，處事好像是公正廉潔。眾人都喜歡他，他自以為是，然而與堯舜之道格格不入，所以說他是賊害道德的人。

孔子說：『最厭惡那些外表相似，其實完全不同的東西。厭惡那些狗尾草，恐怕混淆了禾苗；厭惡奸佞，恐怕混淆了仁義；厭惡那些誇

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84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

大其詞，恐怕擾亂了信實；厭惡鄭國的音樂，恐怕混亂了雅樂；厭惡紫色，恐怕混亂了朱色；厭惡偽善人，恐怕混亂了道德。』君子只是返歸正道而已。走上正道，百姓就會振興；百姓振興，也就沒有邪惡了。」

孟子說：「從堯舜來到商湯，約有五百多年，如禹、皋陶，是親眼看到，因而知道堯舜治理天下的方法；如商湯，是聽傳聞而知道，堯舜治理天下的方法。從商湯來到周

聞而知之。

【註】一、萊朱：商湯的賢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註】一、散宜生：周文王的賢臣。

文王，約有五百多年，如伊尹、萊朱，是親眼看到並輔助推行的；如周文王，是始聽說而遵照推行的。

從周文王到孔子，約有五百多年，如太公望、散宜生，是親眼看到而知道的；如孔子，是聽說而知道的。從孔子來到現在，約一百多年，距離聖人在世的時代不遠，距離聖人的家鄉如此接近，卻沒有繼承聖人之道的人，那也就不會有繼承人了！」

學以聚之

求取知識靠學問
學習天地化乾坤
腳踏實地莫胡混
用心誠懇須樸敦
用心學習免遭損
經驗豐富言行穩
多學多問原則遵

多方學習須謙遜
不可高傲必敬尊
少不努力老來昏
畫餅充飢必遭困
豁然貫通瞬回春
學以致用智慧存
學養聚合可經綸

問以辨之

學習雖多須分辨
古來多少學者偏
是非曲直須慎選
古聖先賢留聖典
心思縝密學前賢
學問辨別須卑謙
辨別錯誤墜苦淵

不知分辨煩惱添
不知善用難周全
善用所學自勵勉
要多學習多實踐
行於正道勇往前
準則須守正心念
落入輪迴難返原

寬以居之

平時寬心以自居
時存善心行善舉
心多猜忌多委屈
終日惶惶存恐懼
人生有此壞遭遇
難上正道通大衢
若要人生幸福旅

待人處事要慎慮
棄邪就正以自許
自尋煩惱神難聚
徘徊徬徨傷身軀
全因狹隘心喪沮
滯礙難行真沒趣
心寬體胖道德蓄

迴向偈

印經功德最可貴　化除煩惱生智慧
迴向冤親真懺悔　祈望災難能化解
從此平安幸福會　國泰民安無怨懟
依經奉行般若隨　明德親民至善垂
清靜無為自然歸　一切理想皆順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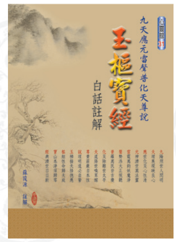
歡喜結緣・請廣為流傳・歡迎參加護持印經



心靈館 29　25K
心靈深呼吸



心靈館 30　32K
耕心隨筆



心靈館 31　25K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說玉樞寶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4　25K
四聖書白話註解



心靈館 36　25K
大道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7　50K
心靈雋語千句品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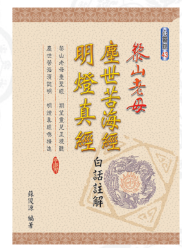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8　25K
學庸會意



心靈館 39-40　25K
論語會意卷上,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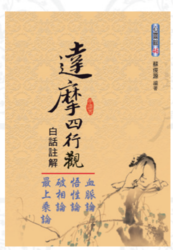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1　25K
道德經會意



心靈館 43　25K
黎山老母塵世苦海經
明燈真經白話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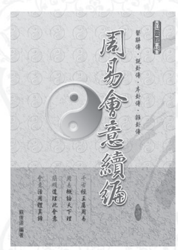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5　25K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6　25K
達磨四行觀、血脈論、破相論、悟性論、最上乘論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7　25K
周易會意



心靈館 48　25K
周易會意續編



心靈館 49　25K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心靈館 50　25K
傳心法要淺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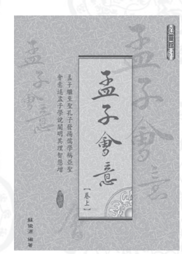
心靈館 51—55　25K
不朽的故事(一)學佛篇
(二)孔子篇 (三)老子篇
(四)因果篇 (五)孟子篇



心靈館 56—60　25K
不朽的故事(六)莊子篇
(七)佛陀篇 (八)論語篇
(九)文昌篇 (十)神仙篇



心靈館 61　25K
地藏菩薩本願經淺解



心靈館 62-63　25K
孟子會意卷上,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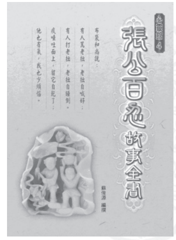
心靈館系列　智慧的書籍可以淨化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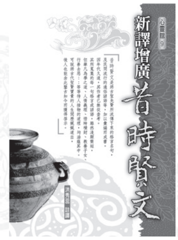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　25K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析



心靈館 2　25K
清靜經 白話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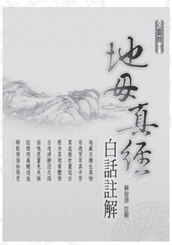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　25K
張公百忍故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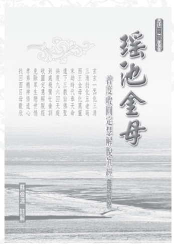
心靈館 9　25K
新譯增廣昔時賢文



心靈館 10　25K
黃帝陰符經探原
附：呂純陽祖師百字碑解說



心靈館 11　25K
地母真經白話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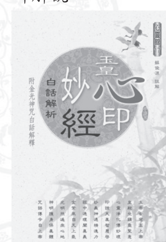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3　25K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白話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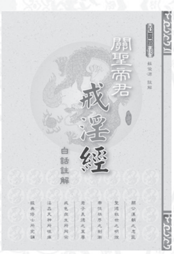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5　25K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6　25K
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心靈館 17　25K
玉皇心印妙經白話解析



心靈館 18　25K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9　25K
人之道



心靈館 20　25K
還鄉直指



心靈館 21　25K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白話註解



心靈館 22　25K
心經淺說



心靈館 23　25K
媽祖略傳



心靈館 24　25K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傳奇



心靈館 26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上）



心靈館 27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中）



心靈館 28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下）

索取方法：
①直接到流通處請書②外地可附回郵信封寄到流通處請書（郵資、運費請來電洽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孟子會意 / 蘇俊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多識界圖書文化, 民104.06
冊；　公分. -- (心靈館系列 ; 62-63)
ISBN 978-986-6574-51-1 (卷上 : 平裝). --
ISBN 978-986-6574-52-8 (卷下 : 平裝)
1.孟子　2.注釋

121.262　　104009390

系列名／心靈館系列 63
書　名／孟子會意 卷下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　著　蘇俊源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22450745

出版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行人　蘇俊源
地　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　話　886-2-2226-1515
傳　真　886-2-2226-1010
網　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子信箱　multiviews@so-net.net.tw
劃撥帳號　19431985
戶　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104年06月1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02-2226-1515　張小姐

教學網址　蘇俊源先生教學課程影音網
http://www.youtube.com/user/lon1209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